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

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卷十

長白高斌東軒訂定　儀封張師載西

丁巳朱子六十八歲

正旦朱子書於藏書閣下東楹云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宋慶元三年丁巳一千六百七十六年萬人傑錄

朱子書此有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之意非深透朱子之學不能信也

答林正卿云季通書來亦謂正卿甚進不知乃有異論如此此正是渠病處蓋不先其在己而欲廣求於外所以向裏不甚得力又不察學者才識之高下而概欲其無所不

知所以誤得他人亦多馳騖於外吾人當識其好處而略其所偏也四渠謫居卻能自適亦甚不易歸期正不須問旬呈亦不必求免如陳了翁曾作諫官及被謫猶著白布衫繫麻鞋赴旬呈朝廷行遣罪人正欲以此困辱之若必求免是不受君命也不受君命不受天命也而可乎所論易大概得之但時事人位等字說得太早今只可且作卦爻看看得通透了到推說處方說得平居無事處時應事之法是第二節事也如乾之初九只是陽氣潛藏之象未可發用之占耳若便著箇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底人坐在裏面便死煞了非所謂潔靜精微者

若曾得卦爻本意卻不妨當此時居此位作此人也

答曾景建云前此辱書蔡季通行曾附數字奉報矣所論主一之功甚善但讀書須更量力少看而熟復之只依文義尋箇明白處去自然有味不在極力苦思轉求轉遠也先德所抄龜山語以他書考之不妄然卻不及向來所記雜說數條必是又有李蕭遠所定也

答林德久云熹屏居如昨朋舊多勸謝客省事者亦嘗試之似難勉強又揀別取舍卻恐反生怨怒不若坦懷待之若合須過嶺此亦何可避也

答潘子善書云所論為學之意善矣然專務靜坐又恐墮

落那一邊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著箇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之只是略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工夫也純仁可念此間方爲季通遠謫作惡忽又聞此其禍乃更甚於季通使人不能忘懷

按通鑑丙辰十二月竄蔡元定於道州則此四書自在丁巳朱子處患難只如平常其德性堅定萬理明徹有與時消息意思非第不以患難動心也當此之時仍以讀書窮理立教尤以向裏爲主量力講求不可馳騖彼以朱子晚年專指本體與格物徇外者爲觀於此而自

悟其非耶
有一朋友微諷云先生有天生德於予底意思卻無微服過宋之意朱子曰某又不曾上書自辨又不曾作詩謗訕只是與朋友講習古書說這道理更不教做卻做何事因曰論語首章言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斷章言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今人開口亦解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道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又曰死生有命如合在水裏死須是溺殺此猶不是深奧底事難曉底話如今朋友都信不及覺見此道日孤令人

意思不佳

以上萬人傑錄

朱子曰讀書須是要身心都入在這一段裏面更不問外面有何事方見得一段道理出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何卻說箇仁在其中蓋自家能常存得此心莫教走作則理自然在其中今人卻一邊去看文字一邊去思量外事只是枉費了工夫不如放下了文字待打疊教意思靜了卻去看

或問正心修身朱子曰今人多是不能去致知處著力此心多爲物欲所陷了惟聖人能提出此心使之光明外來

底物欲皆不足以動我內中發出底又不陷了

問意誠朱子曰表裏如一便是但所以要得表裏如一卻難今人當獨處時此心非是不誠只是不奈何他今人在靜處非是此心要馳騖但把捉他不住

又曰默而識之者不言而此物常在也今人但說著時在不說時不在非禮勿視要和根株取不是只禁你不看聽言動皆然

又曰心為主心把得定人欲自然沒安頓處

以上曾祖道錄

朱子謂器之看書病於草率器之云如今將先生數書循

環看去曰都讀得了方可循環再看如今讀一件書須是眞箇理會得這一件了方可讀第二件讀這一段須是理會得這一段了方可讀第二段少間漸漸節次看去自解通透只五年間可以讀得經子諸書迤邐去看史傳無不貫通韓退之所謂沉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須有沉潛反覆之功方得所謂審問之須是表裏內外無一毫之不盡方謂之審恁地竭盡心力只見得兩三分了便草草揭過少間只是鶻突無理會枉著日月依舊似不曾讀只如韓退之老蘇作文章本自沒要緊事然他大段用功方會漸漸掃去那許多鄙俗底言語換了箇心胸說這許多言語

本體呈露妙用顯行覺得千人萬人只是這箇四德都在自家性分之內覺得生死消息君臣父子動靜食色都是天地之志與事而吾之知之行之者即是繼述天地之志與事如此廣大如此精實所以吾之心即天地之心只是一箇道理天地在此人物在此心目間只是義理而安固不搖只是義理而洋溢不息即心是性即人是天此朱子是時之學之大成也孰謂朱子泛言格物而本體不虛哉孰謂朱子從格物入而不於主靜加意哉

子升問周禮如何看朱子曰也且循注疏看去第一要見

得聖人是箇公平底意思如陳君舉說天官之職如膳羞衣服之官皆屬之此是治人主之身此說自是到得中間有官屬相錯綜處皆謂聖人有使之相防察之意這便不是天官是正人主之身兼統百官地官主教民之事大綱已具矣春夏秋冬之官各有所掌如太史等官屬之宗伯蓋以祝史之事用之祭祀之故職方氏等屬之司馬蓋司馬掌封疆之政最是大行人屬之司寇難曉蓋儀禮覲禮諸侯行禮既畢出乃右肉袒於廟門之東王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然後再拜稽首出自屏此所謂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是也所以屬之司寇如此等處皆是合著如此初非

聖人私意大綱要得如此看其間節目有不可曉處如官職之多與子由所疑三處之類只得且缺之所謂其詳不可得而聞也或謂周公作此書有未及盡行之者恐亦有此理只如今時法令其間頗有不曾行者不之因說舊時妄意謂此書大綱是要人主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使天下之民無不被其澤又推而至於鳥獸草木無一不得其所而後已不如是不足以謂之裁成輔相參贊天地耳只是恁底須要識公平意思因說如今學問不考古固不得若一向去採摭故事零碎湊合說出來也無甚益孟子慨然以天下自任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到說制度處

與聞諸侯之禮吾未之學嘗聞其略也要之後世若有聖賢出來如儀禮等書也不應便行得如封建諸侯柳子厚之說自是當時卻是他各自推戴爲主聖人從而定之耳如今若要將一州一縣封某人爲諸侯人亦未必安之兼數世之後其弊非一如鄉飲酒之禮若要教天下之人皆如此行也未必能只是後世太無制度若有聖賢爲之就中定其尊卑隆殺之數使人可以通行這便是禮爲之去其哇淫鄙俚之辭使之不失中和歡悅之意這便是樂

客說社倉訟事朱子曰如今官司鶻突都無理會不如莫辨因說如今委送事不知屬官能否胡亂送去更無分曉

了絕時節某在潭州時州中僚屬朝夕相見卻自知得分曉只縣官無由得知後來匭處每月版帳錢令縣官逐人輪番押來當日留住試以公事又怕他鶻突寫來卻與立了格式云今蒙使府委送某事如何一某人於某年月日於某處理某事某官如何斷一又於某時某再理某官如何斷一某今看詳此事理如此於條合如何結絕如此人之能否皆不得而隱

又曰諸葛孔明大綱資質好但病於麤疏孟子以後人物只有子房與孔明子房之學出於黃老孔明出於申韓如授後主以六韜等書與用法嚴處可見若以比王仲淹則

不似其細密他卻事事理會過來當時若出來施設一番亦煞可觀

以上錢木之錄

朱子論古禮雖盡行於後世是通變至論有後聖出亦不能易屬官輪番試事是知人要法居官者當遵而行之

戊午朱子六十九歲

答林德久云仕宦只合從選部注擬令人干堂慣了不覺其非故有志之士亦不免俯首其間爲人所前卻此可爲後來之戒也無事靜坐有事應酬隨時隨處無非自己身

心運用但常自提撕不與俱往便是功夫物事之來豈以漠然不應爲是耶疑義已略用己意説釋其後恐有未安更望反復大抵似用意未精咬嚼未破也漠卿甚不易得想亦難得相聚也齋中自去秋後空無一人亦幸省事今復頗有來者然亦不多目前未見卓然可望也唯江西吳必大伯豐者相從累年明敏過人儘能思索從事州縣隨事有以及民而自守勁正不爲時勢所屈甚不易得今乃不幸短命而死甚可傷悼耳

答孫敬甫書云所論才說存養卽是動了此恐未然人之一心本自光明不是死物所謂存養非有安排造作只是

不動著他即此知覺炯然不昧但無喜怒哀樂之偏思慮云爲之擾耳當此之時何嘗不靜不可必待冥然都無知覺然後謂之靜也去年嘗與子約論之渠信未及方此辨論而忽已爲古人深可歎恨今錄其語謾往一觀深體味之便自可見也誠意一節此段章句或問近皆略有修改見此刋正舊版俟可印即寄去

朱子存養之功原不專在無聞無見時隨時隨處提撕敬畏直是合動靜用功之法理明然後私意脫落故不差入釋氏象山惟以求放心爲主靜時流於坐禪入定動時任心任氣質行去儒釋之判分明可見陽明惟宗

象山故於動靜交養存心致知齊頭用功之說全然差
卻何得以晚同愚世耶大學章句或問至戊午猶修改
不及改正之說謬無疑矣
按朱子曰從陸子靜者不問如何箇箇學得不遜只纔
他門前過便學得悖慢無禮無少長之節可畏可畏蓋
象山氣質不軌於理以就和平故致得學者如此由於
持敬工夫差了當其靜時早有偏在故發於氣質者終
偏又不讀書窮理以變化氣質是以識見亦偏也朱子
答孫仁甫曰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
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爲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

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倔强之氣而爲入德之階今皆無此矣則惟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爲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故今爲學者計且當就日用間致其下學之功讀書窮理則細立課程奈煩著實而勿求速解操存持守則隨時隨處省覺收斂而毋計近功如此積累做得三五年工夫庶幾心意漸馴根本麤立而有可據之地不然終恐徒爲此氣所使而不得有所就也朱子如此立教安有悖

慢無禮之失觀此則朱陸之得失了然矣

答林正卿云季通云亡凡在同志無不痛傷然人生要必有死遲速遠近亦何足較聞其臨行卻甚了了區處付屬皆有條理亦足强人意也所示中庸疑義略此條析奉報

大率朋友看文字多有淺迫之病淺則於其文義多所不盡迫故於其文理亦或不暇周悉兼義理精微縱横錯綜各有意脈今人多是見得一邊便欲就此執定盡廢他說此乃古人所謂執德不弘者非但讀書爲然也要須識破此病隨事省察庶幾可以深造而自得也

答潘子善云所諭主一工夫甚善千萬更加勉力爲佳書

說今宜報去去歲卷子八月間已寄往黃巖矣不知何故未到然大抵看得似皆疎淺更且玩索其間曲折意味方有得力處也學禮之意甚善然此事頭緒頗多恐精力短包羅不得今可且讀詩俟他日所編書成讀之未晚書雖讀了亦更宜溫習如大學語孟中庸則須循環不住溫習令其爛熟爲佳春秋一經從前不敢容易令學者看今恐亦可漸讀正經及三傳且當看史功夫未要便穿鑿說褒貶道理久之卻別商量亦是一事也公食禮至今未寄來已報恭叔致道趣之矣子約之亡深可痛傷此間蔡季通死貶所尤可惜目前便覺無人說得話也

玩二書朱子教人讀書窮理極精密執云晚年專指本體乎讀書有得亦是書中至理若執一邊便廢他說故不可不熟讀其中曲折不見便有執一之弊故朱子特發明之

作書傳

按年譜云大全集止載二典禹謨金縢召誥洛誥武成諸說數篇及親稿百餘段具在其他大義悉口授蔡沈俾足成之

朱子所註數篇迄今反復潛玩迹上天立君子民之意帝王奉天勤民之道師臣陳善責難之忱與夫存心出

治之本用人行政之方以及天文地理文義字訓之詳無不備具至於口授大義九峰先生聞之熟矣故十年而書傳遂成

問前輩說治懼室中率置尖物朱子曰那箇本不能害人心下要恁地懼且習教不如此妄怕間習在危堦上行底亦此意否曰那箇卻分明是危只教習教不怕著問習得不怕少間到危疑之際心亦不動否曰是如此

問程子教人每於已分上提撕然後有以見流行之妙正如先生昨日答語中謂理會得其性情之德體用分別各是何面目一段一般朱子曰是如此問人之手動足履須

還是都覺得始得看來不是處都是心不在後挫過了曰

須是見得他合當是恁地問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

其倚於衡只是熟後自然見得否曰也只是隨處見得那

忠信篤敬是合當如此又問舊見敬齋箴中云擇地而蹈

折旋蟻封遂欲如行步時要步步覺得他移動要之無此

道理只是常常提撕曰這箇病痛須一一識得方得且如

事父母方在那奉養時又自著注脚解說道這箇是孝如

事兄長方在那順承時又自著注脚解說道這箇是弟便

是兩箇了問只是如事父母當勞苦有倦心之際卻須自

省覺說這箇是當然曰是如此

以上胡泳錄

按胡錄二段是身心合一工夫若能不動心見道理非深入有得者不能洪範五事論語四勿皆從身心著實用工以理爲主心在身在理心身只是一箇孔孟正脈在此

己未朱子七十歲

答廖子晦云前此草草奉答只是說得皮膚因此卻得左右明辨力抽數迹詳明然後乃能識得前後所說之本意而區區愚見亦因得以自竭非小補也詳來喻正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閃爍動蕩流轉是卽所謂無極之眞

所謂谷神不死二語皆來書所引所謂無位眞人此釋氏語正谷神之酋長也學者合下便要識得此物後將心想象照管要得常在目前乃爲根本工夫至於學問踐履零碎湊合則自是下一截事與此麤細迥然不同雖以顏子之初仰高鑽堅瞻前忽後亦是未見此物故不得爲實見耳此其意則然矣若果是如此則聖人設教首先便合痛下言語直指此物教人著緊體察要令實見著緊把捉要常在目前以爲直截根原之計而卻都無此說但只教人格物致知克己復禮一向就枝葉上零碎處做工夫豈不誤人枉費日力耶論孟之言平易明白固無此等元妙之

談雖以子思周子喫緊爲人特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功夫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而篤行之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天命之性無極之眞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見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於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爲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由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工夫則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功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如說求其放心亦只是說

日用之間收斂整齊不使心念向外走作庶幾其中許多合做底道理漸次分明可以體察亦非捉取此物藏在胸中然後別分一心出外以應事接物也來書又云事事物物皆有實理如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從天命中來須知顏曾定見全體即無一不善此說雖似無病然詳其語脈究其意指亦是以天命全體爲物之渾然而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是其中零碎渣滓之物初不異於前說也至論所以爲學則又不在乎事事物物之實理而特以洞見全體爲功凡此似亦只是舊病也且曰洞見全體而後事無不善則是未見以前未嘗一一窮格

以待其貫通而直以意識想象之耳是與程子所訶對塔而說相輪者何以異哉來喻又疑考異中說韓公見道之用而未得其體以爲亦若自謂根原學問各有一種功夫者此亦不然前日鄙意正爲韓公只於治國平天下處用功而未嘗就其身心上講究持守耳非病其不曾捉得此物藏在懷袖間也此是學問功夫徹上徹下細密緊切處向使不因來喻之詳終未覺其病之在是今幸見得不是小事千萬詳看此說須仔細尋繹更推其類盡將平生所認有相關處一一勘驗當自見得如有未契更宜反覆不可容易放過也安卿之病正亦坐此向來至此說得旣不

相合渠便藏了更不說著遂無由與之講論至今以爲恨或因與書幸亦以此曉之勿令久自拘繫也大顛問答初疑只是其徒僞作後細思之想亦有些彷彿計其爲人山野質樸雖不會說而於修行地位做得功夫著實故其言語有力感動得人又是韓公所謂嘗聞而亦切中其病故公旣聞其語而不覺遂悅之也然亦只此便見得韓公本體功夫有欠闕處如其不然豈其自無主宰只被朝廷一貶異教一言而便如此失其常度哉此等處極不可草草看過更宜深體之也其餘已具見於考異外集卷中者今不復論然若不得此碑亦無由見得許多曲折也坡公海

外意況深可歎息近見其晩年所作小詞有新恩雖可冀舊學終難改之句每諷詠之亦足令人慨然也二詩亦未甚曉不敢又便率然奉答然恐亦只是舊來意思但請只就前說觀之恐亦可自見得矣蓋性命之理雖微然就博文約禮實事上看亦甚明白正不須向無形象處東撈西摸如捕風繫影用意愈深而去道愈遠也

安卿初見朱子於漳州後十年又來見有顏子曾點之訓此言安卿之病亦即指此則此書在已未無疑矣夫儒佛之辨止在毫釐雖經前賢發明若非朱子剖而晰之又有陸氏一教後學將何所稟程耶蓋人心之靈原

有許多道理自立志居敬時許多道理根本皆在這裏所謂明德所謂天命之性即此本心便是但一隙之覺無由光明洞達初生之苗無由植立盛大知之不明行之不盡無以復得本來具足之性只是用知行工夫知得多行得多窮理愈徹性體愈明集義愈久性體愈固自有打成一片復得本性時候緣此心此理原是一物非是零碎而不融會不做零碎工夫無由得到融會地位故朱子教人居敬知行齊頭用工無有滲漏也且細玩若論功夫數行正是教人理會根原不使外馳許多合做道理皆從此分明所謂由大本推達道者實在於

此豈不立本而徒向枝葉零碎做工夫者哉特持守身心而不向事物窮究竊恐持守者亦虛而無實不免對塔說相輪之弊耳況末段論韓公正辨其不持守身心而豈以持守爲可緩乎要之不可重體輕用重心輕事使心體恍惚流於眞人谷神一派也若象山之說合下便要先捉得一箇物事洞見全體下面工夫都疎略了陳廖朱子之高弟也微有好高之意故語類及此篇痛切指示從博文約禮實事上做去至切至近有把柄有大用然後顏曾周程之學了然明白朱陸之判無毫髮同處學者反復詳味自知朱子辨陸之功不在禹下而

其惓惓教學之心至今昭明如日月也

問或謂虛靈不昧是精靈底物事具衆理是精靈中有許多條理應萬事是那條理發見出來底朱子曰不消如此解說但要識得這明德是甚物事便切身做工夫去其氣稟物欲之蔽能存得自家箇虛靈不昧之心足以具衆理可以應萬事便是明得自家明德了若只是解說虛靈不昧是如何具衆理是如何應萬事又是如何卻濟得甚事

問明之之功莫須讀書爲要否曰固是要讀書然書上有底便可就書上理會若書上無底便著就事上理會若古時無底便著就而今理會所謂明德者只是一箇光明底

物事如人與我一把火將此火照物則無不燭自家若滅息著便是暗了明德能吹得著時又是明其明德所謂明之者致知格物是要知得分明誠意正心修身是要行得分明又要功夫無間斷使無時不明方得

問或問說敬處朱子曰四句不須分晰只做一句看次日又曰夜來說敬不須只管解說但整齊嚴肅便是敬散亂不收斂便是不敬四句只行著皆是敬

問或問云心雖主乎一身六句不知用是心之用否朱子曰理必有用何必又說是心之用夫心之體具乎是理而理則無所不該而無一物不在然其用實不外乎人心盡

理雖在物而用實在心也又云理徧在天地萬物之間而心則管之心旣管之則其實不外乎此心矣然則理之體在物而其用在心也次早朱子云此是以身爲主以物爲客故如此說要之理在物與在吾身只一般

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此聞是知得到信得及方是聞道故雖死可也若以聽人之說爲聞道如此便死亦可謂枉死了

問喜怒哀樂未發已發之別朱子曰未發時無形影可見但於已發時照見謂如見孺子入井有惻隱之心便照見得有仁在裏面見穿窬之類有羞惡之心便照見得有義

在裏面蓋仁未有惻隱之心只是箇愛底心蓋義未有羞惡之心只是箇斷制底心惟是先有這物事在裏面但隨所感觸便自是發出來故見孺子入井便有惻隱之心見穿窬之類便有羞惡之心見尊長便有恭敬之心見得是非便有是之非之之心從那縫罅裏迸將出來恰似寶塔裏面四面毫光放出來又云孟子此一章說得來連那本末內外體用精粗都包在裏面無些欠闕處

或問孟子道性善章看來孟子言赤子將入井有怵惕惻隱之心只就情上見說得暫時發見處如言孩提之童無不親其親只是就情上說得他人事初無預於己若要看

得自己日用工夫惟程子所謂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卽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不善此語最爲親切學者知此當於未發時加持敬工夫已發加省察工夫方爲切己朱子曰不消分這箇是親切那箇是不親切如此則成兩截了蓋是四者未發時那怵惕惻隱與孩提愛親之心皆在裏面了少間發出來卽是未發底物事靜也只是這物事動也只是這物事如孟子所說正要人於發動處見得是這物事蓋靜中有動者存動中有靜者存人但要動中見得靜靜中見得動若說動時見得是一般物事靜時又見得別是一

般物事靜時見得是這般物事動時又見得不是這般物事沒這說話蓋動時見得這物事卽是靜時所養底物事靜時若存守得這物事則日用流行卽是這物事而今學者且要識得動靜只是一箇物事

問夜氣一章朱子曰這病根只在放其良心上蓋心旣放則氣必昏氣旣昏則心愈亡兩箇互相牽動所謂梏之反覆下文操則存舍則亡卻是用功夫緊切處是箇生死路頭

國秀問向曾問身心性情之德蒙批誨云云朱傑竊於自已省驗見得此心未發時其仁義禮智之體渾然未有區

別於此敬而無失則發而爲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自有條理而不亂如此體認不知是否朱子曰未須說那敬而無失與未有區別及自有條理而不亂在且要識認得這身心性情之德是甚底模樣說未有區別亦如何得雖是未發時無所分別然亦不可不有所分別蓋仁自有一箇仁底模樣物事在內義自有一箇義底模樣物事在內禮智皆然今要就發處認得在裏面物事是甚模樣故發而爲惻隱必要認得惻隱之根在裏面是甚底物事發而爲羞惡必要認得羞惡之根在裏面是甚底物事禮智亦如之譬如木有四枝雖只一箇大根然必有四根一枝必

有一根也又問宋傑尋常覺得資質昏愚但持敬則此心虛靜覺得好若敬心稍不存則裏面固是昏雜而發於外亦鶻突所以專於敬而無失上用功曰這裏未消說敬與不敬在蓋敬是第二節事而今便把來夾雜說則鶻突了愈難理會且只要識得那一是一二是二便是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不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如未識得這物事時則所謂虛靜亦是箇黑底虛靜不是箇白底虛靜而今須是要打破那黑底虛靜換做箇白底虛靜則八窗玲瓏自無不融通不然則守定那裏底虛靜終身黑淬淬地莫之通曉也

以上呂燾錄

或謂虛靈以下八句本體工夫俱有所謂模樣物事者卽明德本體本體無從識須從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發見處便見本體物事模樣純是一團生幾盎然此是朱子教人第一著工夫須與程子能敬則知此參看蓋不敬則不能知敬而不體驗模樣亦不能知也若識得這物事模樣將兢兢保守動靜雖殊皆是這物事作主稍有擾亂這物事便不肯做讀書是明這物事居敬是守這物事聞道是聞這物事惟這物事常在這裏端凝不動故其已發也四端感動而端凝不動之本體生幾依

舊在這裏其未發也一元蘊蓄而端凝不動之本體生幾依舊在這裏在物在身只是這物事本末內外體用精麤玲瓏融通都是這物事若不識這物事求於動中見靜靜中見動既有起伏轉換之勞到底不識主腦所見究屬影響也朱子教人實於明德本體上用功原非以博洽廣聞見何宗朱子者偏諱之使本領處缺略耶玩此數段朱子實從大學孟子得力從來看大學明德孟子四端無有如此透闢親切者看透仁義禮智根原來歷模樣體驗擴充久之無論已發未發這個物事常在這裏學力所到皆是這個物事貫通運用會得四端

本末內外體用精粗都包在裏面方透得明德實際眞
曾孟後一人也高忠憲以陸王是孟子一派豈其然哉
問形體之動與心相關否朱子曰豈不相關自是心使他
動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形體亦有運動耳目亦有視聽
此是心已發抑未發曰喜怒哀樂未發又是一般然視聽
言動亦是心向那裏若形體行動心都不知便是心不在
行動都沒理會了說甚未發未發不是漠然全不省亦常
醒在這裏不恁地困
又曰讀書不可專就紙上求理義須反來就自家身上以手
自指推究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冊上求

不就自家身上理會自家見未到聖人先說在那裏自家只借他言語來就身上推究始得

問知有聞見之知否朱子曰知只是一樣知但有眞不眞爭這些子不是後來又別有一項知所知亦只是這箇事如君止於仁臣止於敬之類人都知得此只後來便是眞知

又曰浩然之氣只是這血氣之氣不可分作兩氣人之言語動作所以充滿於一身之中者卽是此氣只集義積累到充盛處仰不愧俯不怍這氣便能浩然問何謂合而有助之意曰此語已精天下莫强於理義當然是義總名是

道以道義爲主有此浩然之氣去助他方勇敢果決以進如這一事合當恁地做是義自家勇敢果決去做便是有這浩然之氣去助他如君有過臣諫之是義也有冒死而不顧者便是浩然之氣助他此義如合說此話卻恧縮不對便是餒

又曰若論原頭未發都一般只論聖人動靜則全別動亦定靜亦定衆人有未發時只是他不曾主靜看不曾知得

又曰呂氏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說得亦好

問呂與叔云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南軒辨昭昭爲已發恐太過否朱子曰這辨得亦沒意思敬

夫太聰明看道理不子細伊川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呂氏只是辨此一句伊川後來又救前說曰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語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此語甚圓無病問心本是箇動物不審未發之前全是寂然而靜還是靜中有動意曰不是靜中有動意周子謂靜無而動有靜不是無以其未形而謂之無非因動而後有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橫渠心統性情之說甚善性是靜情是動心則兼動靜而言或指體或指用隨人所看方其靜時動之理在伊川謂當中時耳無聞目無見然聞

見之理在始得及動時又只是這靜底渟畢伊川以動之端爲天地之心曰動亦不是天地之心只是見天地之心如十月豈得無天地之心天地之心流行只自若元亨利貞元是萌芽初出時亨是長枝葉時利是成遂時貞是結實歸宿時下稍若無這歸宿處便也無這元了惟有這歸宿處元又從此起元了又貞貞了又元萬古只如此循環無窮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說已盡了十月萬物收斂寂無蹤跡到一陽動處生物之心始可見曰一陽之復在人言之只是善端萌處否曰以善言之是善端方萌處以德言之昏迷中有悔悟向善意便是復如睡到忽然醒覺

處亦是復又如人沉溺道不得行到極處忽少亨達雖未大行已有可行之兆亦是復這道理千變萬化隨所在無不渾淪

問鬼神造化之迹何謂迹朱子曰神是陽鬼是陰往者屈來者伸便有箇迹恁地淳因舉謝氏歸根之說朱子曰歸根本老氏語畢竟無歸這箇何曾動

問思修身不可不事親三句朱子曰此處卻是倒看根本在修身修身得力處卻是知天知天是知至格物知得箇自然道理學若不知天便記得此又忘彼得其一失其二未知天見事頭緒多既知天了這裏便都定這事也定那

事也定

問中正仁義而主靜中仁是動正義是靜如先生解曰非此心無欲而靜則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今於此心寂然無欲而靜處欲見所以正義者何以見朱子曰只理之定體便是又曰只是那一箇定理在此中截然不相侵犯雖然就其中又各有動靜如惻隱是動仁便是靜羞惡是動義便是靜

問聖人動亦定靜亦定所謂定者是體否朱子曰是曰此是惡物來感時定抑善惡來皆定曰惡物來不感這裏自不接曰善物則如何曰當應便應有許多分數來便有許

多分數應這裏自定曰子哭之慟何以見其爲定曰此是當應須是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再三誦此語以爲說得圓

問聖人定處未詳朱子曰知止而後有定只看此一句便了得萬物各有當止之所知得則此心自不爲物動曰舜號泣於旻天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當此時何以見其爲定曰此是當應而應當應而應便是定若不當應而應是亂了當應不應又是死了

問未發之前當戒謹恐懼提撕警覺亦是知覺而伊川謂既有知覺卻是動何也朱子曰未發之前須常恁地醒不

是瞑然不省若瞑然不省則道理何在成甚麽大本曰常醒便是知覺否曰固是知覺曰知覺便是動否曰固是動曰何以謂之未發曰未發之前不是瞑然不省怎生說做靜得然知覺雖是動不害其爲未動若喜怒哀樂則又別曰恐此處知覺雖是動而喜怒哀樂卻未發否朱子首肯曰是下面說復見天地之心說得好復一陽生豈不是動曰一陽雖動然未發生萬物便是喜怒哀樂未發否曰是

問形體以下十三段其中云讀書不可專就紙上求義理須反來身上推究此朱子教人讀書要法蓋聖人言語都是就自家身上發明以示後人今只誦讀於身心

何益故朱子切實指示學者所當反身默驗也其曰常醒在這裏這箇何曾動這裏都是定只是一箇定理在再三言之至諄至切尤要緊者須玩惡物來不感這裏自不接二句學者不得定者緣這名利心不淨名利來感便與之接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心不淨四項事來感便與之接原其不淨感接之由緣性體不復天理不的確不光明不堅强理不定故也須是性體純乎天理極的確極光明極堅强千定萬定在這裏任他名利忿懥四項等事來我這裏只以理處之毫不爲其所污染搖動只如平常的確光明堅定此方是理定方是常醒其

工夫原於知天知天卽在體驗未發氣象是自家本來性體動靜皆以性體爲主故能理定若惡物來而感且接如虎傷火爇便不是平日未發氣象此性體便死便焦不得復生復潤安能得定可不懼哉朱子喚醒迷人何等肫切不當率意讀之只自驗定時如何不定時如何冷煖便自知覺難以筆舌道也

謂淳曰不須將戒謹恐懼說得太重只是常常提撕認得這物事常常存得不失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亦只是順這道理常常恁地把捉去若不用戒謹恐懼而此理常流通者惟天地與聖人耳便是堯舜周孔不成說是從容

中道不要戒謹恐懼他那工夫亦自未嘗得息子思說尊德性又卻說道問學這五句是為學用功精粗全體說盡了如今所說卻只偏在尊德性上去無道問學底許多工夫恐只是占便宜自了之學出門動步便有礙做一事不得時變日新而無窮安知他日之事非吾輩之責乎若只是自了便待工夫做得二十分到終不足以應變到那時卻怕人說道不能應變也牽強去應應得便只成杜撰便只是人欲又有誤認人欲作天理去若應變不合義理只平日許多工夫依舊都是錯了吾友僻在遠方無師友講明又不接四方賢士又不知遠方事情又不知古今人事

之變這一邊易得暗昧了一日間事變無窮一身有許多事一家有許多事一國天下事業恁地多都要人與他做不成我只管得自家若將此樣學問去應變如何通得許多事情做出許多事業學者須是立定此心汎觀天下之理精麤巨細無不周徧下梢打成一塊亦是一箇物事方可見於用不是揀那精底放在一邊麤底放在一邊所謂天理人欲只是一箇大綱如此下面煞有條目須是就事物上辨別那箇是天理那箇是人欲不可恁地空說將這大綱來罩卻籠統無界分恐一向暗昧更動不得

語陳安卿曰吾友所說從原頭來又卻要先見箇天理在

前面方去做此正是病處是先見有所立卓爾然後博文約禮也若把天理不放下相似把一箇空底物放這邊也無頓處放那邊也無頓處這天理說得蕩漾似一塊水銀滚來滚去捉拿不住又如水不沿流遡源合下便要尋其源鑿來鑿去終是鑿不得下學上達自有次第於下學中又有次第致知又有許多次第力行又有多少次第淳曰下學中如致知時亦有理會那上達底意思否曰非也致知今且就這事上理會箇合做底是如何少間又就這事上思量合做底因甚是恁地便見得這事道理合恁地又思量因甚道理合恁地便見得這事道理原頭處逐事都

如此理會便件件知得箇原頭處淳曰件件都知得箇原頭處湊合來便成一箇物事否曰不怕不成一箇物事只管逐件恁地去千件成千箇物事萬件成萬箇物事將八自然撞著成一箇物事方如水到船浮又曰聖人教人只是一法教萬民及公卿大夫士之子皆如此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初只是有兩句後來又就父子有親裏面推說許多君臣有義裏面推說許多而今見得有親有義合恁地又見得因甚有親因甚有義道理所以合恁地節節推上去便自見原頭處

問前夜承教誨不可先討見天理私心更有少疑蓋一事

各有一箇當然之理眞見得此理則做此事便確定不然則此心未梢又會變了不審如何朱子曰這自是一事之理前夜所說只是不合要先見一箇渾淪大底物攤在這裏方就這裏放出去做那萬事不是於事都不顧理一向冥行而已事親中自有箇事親底道理事長中自有箇事長底道理這事自有這箇道理那事自有那箇道理各理會得透則萬事各成萬箇道理四面湊合來便只是一箇渾淪道理而今只先去理會那一不去理會那貫將尾作頭將頭作尾沒理會了

所謂四面湊合來者須細體認若湊合有迹焉能合一

緣工夫是零碎本來都是一理如水流木榮穀實草茂

生各不同都是地中所生實實用功方知朱子之言有

味若象山之學恐是斥鹵之地也

諸友入侍坐定朱子目淳申前說曰若把這些子道理只

管守定在這裏則相似山林苦行一般便都無事可做了

所謂潛心大業者何有哉淳曰已知病痛大段欠了下學

工夫曰近日陸子靜門人寄得數篇詩來只將顏淵曾點

數件事重疊說其他詩書禮樂都不說如吾友下學也只

是揀那尖利底說麤鈍底都掉了今日下學明日便要上

達如孟子從梁惠王以下都不讀只揀告子盡心來說其

他五篇都删了如論語二十篇只揀那曾點底意思來涵泳論語何用說許多事前日江西朋友來問要尋箇樂處某說只是自去尋尋到那極苦澁處便是好消息人須是尋到那意思不好處這便是樂底意思來却無不做工夫自然樂底道理而今做工夫只是平常恁地去理會不要把做差異看了麤底做麤底理會細底做細底理會不消得揀擇論語孟子恁地揀擇了史書及世間麤底書如何地看得

諸友揖退朱子留淳獨語曰何故無所問難淳曰數日承先生教誨已領大意但當歸去作工夫曰此別定不再相

見得問曰已分上事已理會但應變處更望提誨曰今且當理會常未要理會變常底許多道理未能理會得盡如何便要理會變聖賢說話許多道理平鋪在那裏且要闊著心胸平去看通透後自能應變不是硬捉定一物便要討常討變今也須如僧家行脚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這道理方見得周徧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關門獨坐了便可以爲聖賢自古無不曉事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聖賢亦無關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箇事理會不得如中庸天下國家

有九經便要理會許多物事如武王訪箕子陳洪範自身之視聽言動思極至於天人之際以人事則有八政以天時則有五紀稽之於卜筮驗之於庶徵無所不備如周禮一部書載周公許多經國制度那裏便有國家當自家做只是古聖賢許多規模大體也要識蓋這道理無所不該無所不在且如禮樂射御書數許多周旋升降文章品節之繁豈有妙道精義在只是也要理會理會得熟時道理便在上面又如律曆刑法天文地理軍旅官職之類都要理會雖未能洞悉其精微然也要識箇規模大概道理方周洽通透若只守箇些子捉定在那裏把許多都做閑事

便都無事了如此只理會得門內事門外事便了不得所
以聖人教人要博學二字力說須是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
辨之篤行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
者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
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
見得便了學時無所不學理會時卻是逐件上理會去凡
事雖未理會得詳密亦有箇大要處縱詳密處未曉得而
大要處已被自家見了今公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便說
天理只恁地樣子便要去通那萬事不知如何得萃百物

然後觀化工之神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上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須撒開心胸去理會天理大所包得亦大且如五常之教自家而言只有箇父子兄弟夫婦才出外便有朋友朋友中事已煞多及身有一官君臣之分便定這裏面又煞多事事事都合講過他人未做工夫底亦不敢向他說如吾友於己分上已自見得若不說與公又可惜了他人於己分上不曾見得泛觀萬事固是不得而今已有箇本領卻只捉定這些子便了也不得如今只道是持敬收拾身心日用要合道理無失固是好然出而應天下事應這事得時應那事又不得學

之大本中庸大學已說盡了大學首便說格物致知爲甚要格物致知便要無所不格無所不知物格知至方能意誠心正身修推而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自然滔滔去都無障礙

以上陳淳錄

玩朱子謂淳五段知朱子之學絕非陸王比也陸王雖非遺物然其教以靜爲主至於格物工夫多疎略即其格物亦煞用工如陸之治荆門王之用兵皆素所講求者然其立教不教人細心讀書所以多疎略也若朱子之學先立定此心收拾得緊不至走失全要格物物理

明則應事當方是有體有用之學如云天理大所包得
亦大非實有得烏能爲是言也朱子實從周易太極西
銘體會過來見得乾元坤元包羅天之陰陽地之柔剛
人之仁義綱常名教都該括在這裏人夾雜私欲不能
明此明德所以日就狹小故朱子教人先明仁義禮智
渾然之性立定脚根以爲本領及推之物理如洪範九
疇易六十四卦禮三千三百天文地理制產學校之類
歷歷推究雖不能透極精微其大綱大目處早已胸有
成局及臨事應變雖不能曲盡纖悉而要領布置處早
已合乎人心宜乎世變天地間許多道理皆是性體中

所有所謂四面湊合來便只是一箇渾淪道理正以格物便能湊合不格物便不能湊合不是將外面道理強合來也陸王之學只以心光明為格物心地光明者自能合理但考究不詳必有不合理處故兩家弟子或任質或狹私流弊不小皆不格物之弊今兩家集具在有言格物如此之明晰者乎但知收心而不知格物自正嘉後士習皆然而近世尊朱子者又流於章句時文之習使朱子格物實義又致遏抑聖學復明其何日哉

讀朱子封事奏對諸篇及教安卿數段竊歎格致誠正修齊治平達德達道九經之傳非朱子莫與承接也孔

顏曾思孟天德王道之全體大用盡在大學中庸而經史致用之學於此統聚於此發舒若非立定此心力加講求識得大綱分得涇渭則事至物來必有舛錯何以當天下事乎故朱子教及門諸賢於全體大用實實立心講求迄今觀勉齋敬子經營措置皆有濟民卻敵實事此體用兼該之正教也前朝如東廓輩體處著力而用不足荊川輩用處著力而體又不足則體用皆失之矣誠反復於朱子教安卿者不恍然知所用力乎

安卿先生庚戌見朱子於漳州朱子教以窮究根原來處安卿遂從此深入有得是以有仁說心說及問論語

諸章皆精實切當朱子深然之及己未再見朱子教以立定此心汎觀天下之理許多規模大體也要識安卿又從此無書不讀無物不格其見於北溪集答陳伯澡梁伯翔諸書學者誠取安卿諸篇讀之始知朱子所以教安卿所以學大有正路可由正門可入由安卿之學以進於朱子亦即由顏子之博約曾子之忠恕以進於聖道也人病不知耳知之學之得之實有自飽自知其味之妙豈可忽哉

朱子曰看易須是看他卦爻未畫以前是怎模樣卻就這上見得他許多卦爻象數是自然如此不是杜撰且詩則

因風俗世變而作書則因帝王政事而作易初未有物只是懸空說出當其未有卦畫則渾然一太極在人則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旦發出則陰陽吉凶事事都有在裏面人須是就至虛靜中見得這道理周遮通瓏方好若先靠定一事說則滯泥不通了此所謂潔靜精微易之教也

此段林學履錄

又曰未畫之前在易只是渾然一理在人只是湛然一心都未有一物在便是寂然不動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忽然在至虛至靜之中有箇象方發出許多象數吉凶道理來所以靈所以說潔靜精微之謂易

此段沈僩錄與學履錄同時

右林沈二段朱子統六十四卦於畫前之易統喜怒哀樂於未發之中此聖賢滴滴歸源處必如此用功方見易理即人心之正人心之正即易理以易理洗心則卜筮之說正大有意味在也

或言大學補試動一二萬人之冗朱子曰要得不冗將大學解額減損分布於諸州軍解額少處如此則人皆只就本州軍試又何苦就補試也呂燾錄

又曰天生一世人才自足一世之用自古及今只是這一般人但是有聖賢之君在上氣焰大薰蒸陶冶得別這箇

自爭八九分只如時節雖不好但上面意思略轉下面便轉況乎聖賢是甚力量少間無狀底人自銷鑠改變不敢做出來以其平日爲已之心爲公家辦事自然修舉蓋小人多是有才底 李儒用錄

或言太祖受命盡除五代弊法故能易亂爲治朱子曰不然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條目多仍其舊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綱其他節目可因則因此方是英雄手段如王介甫大綱都不曾理會卻纖悉於細微之間所以弊也 李儒用錄

又曰籍溪嘗云建炎間勤王之師所過州縣如入無人之

境恣行擄掠公私苦之有陳無玷者以才略稱嘗作某縣宿戒邑人各備器械候聞鐘聲則人執以出隨其所居相比排列未幾勤王之師入縣將肆縱横之狀即命擊鐘邑人聞之如其宿戒以出師徒見其戈矛森列不虞其有備若此也相顧失色遂整師以過秋毫無犯邑人德之李儒用錄

或問李靖八陣圖說其間所著陳法是否朱子曰皆是元來有底但李靖分開許多方圓陳法不相混雜稍好又問史記所書高祖垓下之戰李靖以爲正合八陳之法曰此亦後人好奇之論大凡有兵須有陳不成有許多兵馬相

戰鬭只袞作一團又只排作一行必須左右前後步伍行陣各有條理方得今且以數人相撲言之亦須擺布得所而後相角今人但見史記所書甚詳漢書則略之便以司馬遷爲曉兵法班固爲不曉此皆好奇之論不知班固以爲行陣乃用兵之常故略之從省文爾看古來許多陳法遇征戰亦未必用得所以張巡用兵未嘗做古兵法不過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蓋未論臨機應變方略不同只如地圓則須布圓陳地方則須布方陣亦豈容概論也又曰常見老將說大要臨陣又在番休遞士分一軍爲數替將戰則食第一替人既飽遣之入陣便食第二替人覺第一

替人力將困即調發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而不至於困乏鄉來張柔直守南劍戰退范汝爲只用此法方汝爲之來寇也柔直起鄉兵與之戰令城中殺牛羊豕作肉串仍作飯分鄉兵爲數替以入陣之先後更迭食之士卒力皆有餘遂勝汝爲

林文說彭子壽彈韓侂胄只任氣性不顧國體致侂胄大憾故趙相激成後日之事朱子曰他絕不曉事情率爾而妄舉　陳淳錄

安卿問二十而一十一十二二十而三三十而五如何朱子曰近處役重遠處役輕且如六鄉自是家家爲兵至如

稍縣都卻是七家只出一兵直卿云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則是都鄙卻成九一但鄭注二十而一等及九賦之類皆云是計口出泉如此又近於太重曰便是難曉這箇今且理會得大概若要盡依他行時也難似而今時節去封建井田尚煞爭淳錄云因論封建井田曰大概是如此今只看箇大意若要行時須別立法制使箇易明白取於民者只以供上之用上不至於乏而下不至於苦則可矣今世去封建井田大段遠恰如某病後要思量白日上昇如何得今且醫得無事時已是好了如浙間除了和買丁錢重處減些使一家但納百十錢只依而今稅賦放教寬無大故害民處淳錄云如漳之鹽錢罷了如此時便是小太平了前輩云本朝稅輕於什一也只是向

時可恁地說今何啻數倍緣上面自要許多用而今縣中若省解些月樁看州府不來打罵麽某在漳州解發銀子折了星兩運司來取破某不能管得判一箇可付一笑字聽他們自去理會似恁時節卻要行井田如何行得伊川常言要必復井田封建及晚年又卻言不必封建井田便也是看破了淳錄云見暢潛道錄想是他經歷世故之多見得事勢不可行且如封建自柳子厚之論得來也是太過但也是行不得淳錄云柳子厚說得世變也是但他只見得後來不好處不見得古人封建底好意如漢當初要封建後來便恁地狠狽若如主父偃之說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如此便不必封建也得淳錄云若論主父偃說底封建則皆是王族貴驕之子不足以

君國子民天子使吏治其國而已今且做把一百里地封一箇親戚或功臣教他去做其初一箇未必便不好但子孫決不能皆賢若有一箇在那裏無稽時不成教百姓論罷了一箇國君若只坐視他害民又不得卻如何區處淳錄云封建以大體言之卻是聖人公其爲民底意思是爲正理以利害計之第一世所封之功臣猶做得好在第二世繼而立者箇箇定是不曉事則害民之事靡所不爲百姓被苦來訴國君因而罷了也不是不與他理會亦不是未論別處如何只這一處利少而害多便自行不得更是人也自不肯去今且教一箇錢塘縣尉封他作靜江國王鬱林國王他定是不肯去寧肯作錢塘縣尉唐時理會一番襲封刺史人都不肯去苻秦也曾如此來人皆戀京師快活都不肯去卻要遣人押起淳錄作苻堅封功臣

於數國不肯去迫之使去這箇決是不可行若是以大槪論之聖人封建卻是正理但以利害言之則利少而害多子由古史論得也甚煩前後都不相照想是子由老後昏眩說得恁地某嘗作說辨之得四五段不曾終了若東坡時便不如此他每每兩牢籠說他若是主這一邊說時那一邊害處都藏著不敢說破如子由便是只管說後說得更無理會黃義剛與淳同錄

人才隨上轉移做事先其大綱此爲政操要法也封建井田難行此段發明詳悉後來腐儒多執泥並未見此故載之知程朱所言如是庶治道有定論矣

答呂子約云代語之喻甚善妄爲此語今已是十餘年每以告人無領略者今乃得子約書知其爲切要之語始有分付處也但前日張富歸所惠書所論或問中語卻似未安請且自反於心分別未發已發界分令分明卻將冊子上所說來合看還是如此否自心下看得未明卻將眾說回互恐轉生迷惑斷置不下也且如子約平生還曾有耳無聞目無見時節否便是祭祀若耳無聞目無見即其升降饋奠皆不能知其時節之所宜雖有贊引之人亦不聞其告語之聲矣故前旒黈纊之說亦只是說欲其專一於此而不雜他事之意非謂奉祭祀時都無聞見也況又平

居無事之時乎故程子云若無事時耳須聞目須見既云耳須聞目須見則與前項所答已不同矣又安得曲爲之說而强使爲一義乎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之事此於易卦爲純坤不爲無陽之象若論復卦則須以有所知覺者當之不得合爲一說矣故康節亦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至微至妙處須虛心靜慮方始見得若懷一點偏主强說意思即方寸之中先自擾擾矣

又答呂子約云未發浩氣二義皆雜亂膠轕不可爬梳今奉勸不若只取子思孟子之言虛心平看且勿遽增他說

只以訓詁字義隨句略解然後反求諸心以驗其本體之
實爲何如則其是非可以立判若更疑著請復詳論之夫
未發已發子思之言已自明白程子數條引寂然感通者
皆與子思本旨符合更相發明但答呂與叔之問偶有凡
言心者皆指已發一言之失而隨即自謂未當亦無可疑
至遺書中纔思即是已發一句則又能發明子思言外之
意蓋言不待喜怒哀樂之發但有所思即爲已發此意已
極精微說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復可以有加矣問者
不能言下領略切已思惟只管要說向前去遂有無聞無
見之問據此所問之不切與程子平日接人之嚴當時正

合不答不知何故卻引惹他致他如此記錄前後差舛都
無理會後來讀者若未敢便以爲非亦且合存而不論今
卻据守其說字字推詳以爲定論不信程子手書此固未
當之言而寧信他人所記自相矛盾之說彊以已發之名
侵過未發之實使人有生已後未死已前更無一息未發
時節惟有爛熟睡著可爲未發而又不可以立天下之大
本此其謬誤又不難曉故或問中麤發其端今既不信而
復有此紛紛之論則請更以心思耳聞目見三事較之以
見其地位時節之不同蓋心之有知與耳之有聞目之有
見爲一等時節雖未發而未嘗無心之有思乃與耳之有

聽目之有視爲一等時節一有此則不得爲未發故程子以有思爲已發則可而記者以無聞無見爲未發則不可若苦未信則請更以程子之言證之如稱許渤持敬而注其下云曷嘗有如此聖人又每力詆坐禪入定之非此言皆何謂耶若必以未發之時無所見聞則又安可識許渤而非入定哉此未發已發之辨也若氣配道義則孟子之意不過曰此氣能配道義若無此氣則其體有不充而餒然耳此其賓主向背條理分合略無可疑但麤通文理之人無先入偏滯之說以亂其胸次則虛心平氣而讀之無不曉會若反諸身而驗之則氣主乎身者也道義主乎心

者也氣形而下者也道義形而上者也雖其分之不同然非謂氣在身中而道義在皮外也又何嫌於以此配彼而爲崎嶇詰曲以爲之說曰道義本存乎血氣但無道義則此氣便餒而止爲血氣之私故必配義與道然後能浩然而無餒乎若果如此則孟子於此當別有穩字以盡此意之曲折不當下一配字以離二者合一之本形而又以氣爲主以倒二者賓主之常勢也且其上旣言其爲氣也以發語而其下復言無是餒也以承之則所謂是者固指此氣而言若無此氣則體有不充而餒然矣若如來喻以是爲指道義而言若無此道義卽氣爲之餒則孟子於此亦

當別下數語以盡此意之曲折又不當如此倒其文而反其義以疑後之學者如今之云也且若如此則其上本末須說以直養而無害其下亦不須更說是集義所生矣其他分別血氣浩氣小體大體皆非孟子正意而妄爲離合卻自墮於二物之嫌原其所以只因配義與道一句不肯依文解義者平實說故須從頭便作如此手勢翻弄乃可以迤邐遷就委曲附會而求其通耳今亦不暇悉數以陷於來喻之覆轍然只如此說已覺不勝其冗矣幸深思之且以近分上明理致知爲急不須汲汲以救護前輩爲事蓋其言之得失白黑判然已不可捄救之無及又況自家

身心義理不曾分明正如方在水中不能自拔又何以救他人之溺乎但所云未發不可比純坤而當爲太極此卻不是小失不敢隨例放過且試奉扣若以未發爲太極則已發爲無極耶若謂純坤不得爲未發則宜以何卦爲未發耶竊恐更宜靜坐放教心胸虛明淨潔卻將太極圖及十二卦畫安排頓放令有去著方可下語此張子所謂濯去舊見以來新意者也

又答呂子約云謂當行之理爲達道而沖漠無朕爲道之本原此直是不成說話不謂子約見處乃只如此亦無怪乎他說之未契也須看得只此當然之理沖漠無朕非此

理之外別有一物沖漠無朕也至於形而上下卻有分別須分得此是體彼是用方說得一源分得此是象彼是理方說得無間若只是一物卻不須更說一源無間也

又答呂子約云子思只說喜怒哀樂今卻轉向見聞上去所以說得愈多愈見支離紛冗都無交涉此乃程門請問記錄者之罪而後人亦不善讀也不若放下只自直看子思說底須知上四句分別中和不是說聖人事只是汎說道理名色地頭如此下面說致中和方是說做功夫處而唯聖人爲能盡之若必以未有見聞爲未發處則只是一種神識昏昧底人睡未足時被人驚覺頃刻之間不識四

到時節有此氣象聖人之心湛然淵靜聰明洞徹決不如此若只知此則洪範五事當云貌曰僵言曰啞視曰盲聽曰聾思曰塞乃爲得其性而致知居敬費盡工夫卻只養得成一枚癡獃罔兩漢矣千不是萬不是痛切奉告莫作此等見解若信不及一任狐疑今後更不能說得也詩看此段來感更有一大病根乃是不曾識得自家有見聞知覺而無喜怒哀樂時節試更著精彩看莫要只管等閒言語失卻眞的主宰也又云以未發爲太極只此句便不是所以下文一向差卻未發者太極之靜已發者太極之動也須如此看得方無偏滯而兩儀四象八卦十二卦之說皆不相礙矣

前一書言未發時耳須聞目須見無知覺之事而有知

覺之理正純坤不爲無陽與復卦一陽初動不同此種境地須自家體驗純坤有陽是萬感俱寂而一理炯然之象復卦一陽是隱隱有感而未見於事之象微妙處須自識得方能辨別涵養不可以筆舌道也第二書言未發喫緊處在心之有知二段未發而未嘗無知聞見昭昭具在即純坤有陽萬感俱寂而一理炯然之象也一有此則不得爲未發思視聽感則幾動即復卦一陽有感而未見於事之象也第三書只此當然之理沖漠無朕說明用不離體體不離用不得舍當行之理別尋未發矣第四書不曾識得自家有見聞知覺而無喜怒

哀樂時節一語證出程子無見聞而有見聞之理存底模樣令學者反觀益親切矣寺丞之差由於以未發爲太極遂有錯解無聞無見之疑朱子特注明之能以太極作骨子則未發已發陰陽動靜皆太極運用寺丞終未理會朱子所以有答敬甫一書申明此旨也至於氣配道義之說寺丞以無是是字指道義言與上下文不合不知無氣配道義便是氣不能行道義單指道義而遺氣豈孟子本指朱子詳晰辨論正窮理的當處要之朱子此時全體太極靜中一點覺處昭融明旭太極之覺也動中一點靜處堅固凝聚太極之定也即覺即定

心中太極不倚於陽也即定即覺心中太極不倚於陰也只有浩氣渾淪稱是道義所謂全體太極也浩氣即元氣之直達處元氣渾浩氣盛元氣者太極之含藏浩氣者太極之發舒不可以體用分卻有終始意學者反身玩味毋徒以文字讀之則幾矣

四書未詳何年以六十三卷答孫敬甫去年嘗與予約論恕已爲古人之語考之則四書在丁巳無疑矣故附於後

答廖子晦云所論顏子之歎大概得之然亦覺有太煩雜處約而言之則高堅前後者顏子始時之所見也博文約

禮者中間用力之方也欲罷不能以後者後來得力之效驗也中庸所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者正謂此博文約禮工夫不可間斷耳若能如此實用其力久之自然見得此箇道理無處不在不是塊然徒守一物而硬定差排喚作心性也若不如此政使思索勞苦說得相似亦恐隨手消散不爲吾有況欲望其融會貫通而與己爲一耶舊見李先生常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墮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只在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也近時朋友漫說爲學然讀書尚不能記得

本文講說尙不能通得訓詁因循苟且一暴十寒日往月來漸次老大則遂漠然忘之更無頭緒可以接續至有不獲講學之利而徒取廢錮之禍者甚可歎也來諭蓋已得此大意然持之以久全在日用工夫勿令間斷久當自有眞實見處也又云爲政以寬爲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爲本耳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頹弊不舉之處人之蒙惠於我者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

蔽之患聖人謂政以寬爲本而今反欲其嚴正以古樂以和爲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與奪之權皆不在己於是姦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此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必引書傳考古今然後知也緩急可否是兩事無程限則緩急不在己不親臨則可否不在己今見爭訟人到官常若不得呈覆須當討會案吏然後得之便可見其無政事不待可否失當然後知其謬矣又如縣道送兩稅簿上州磨審皆有日限有違失則糾正之無即簽押用印給還今有數月不還者守倅漫不加省如此之類不可勝數以此爲寬不知孔子意裏道如何也但爲政必有規矩使姦民猾吏不得行其私

然後刑罰可省賦斂可薄所謂以寬爲本體仁長人孰有大於此者乎

又答廖子晦云心性一段大槪則然但中間方說心爲之主不知從前說太極二五四端之未發時此心却在甚處可更思之又云曾點一段集註中所引諸先生說已極詳明蓋以其所見而言則自源徂流由本制末堯舜事業何難之有若以事實言之則旣曰行有不揜便是曾點實未做得又何疑哉聖人與之蓋取其所見之高所存之廣耳非謂學問之道只到此處便爲至極而無以加也然則學者觀此要當反之於身須是見得曾點之所見存得曾點

之所存而日用克己復禮之功卻以顏子爲師庶幾足目俱到無所欠闕

前書首段只在居敬窮理著實用功事事反己刻刻檢身雖當倥傯亦有依據庶不至隨手消散果能如此後書二段皆可默會而見點所見存點所存克己復禮以顏子爲師千古學聖津梁被此數語道破不做顏子工夫便有流弊矣前書第二段尤宜詳玩蓋學與政初無二理當身規矩條理固要分明行政規矩條理亦須了徹若不了徹空言一體之愛何濟於事何益於民何快足於心不過謹身寡過之士耳細註極精實可坐言起

行者非閱歷人不知

按前書有廢錮之禍一語後書第七段有韓文考異刻版數語似當在丁巳故附之

答度周卿書云比來爲況如何讀書探道亦頗有新功否耶歲月易得義理難明但於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沉潛反覆庶於聖賢之敎漸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眞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别用力處矣因書信筆不覺縷縷切勿爲外人道也

按朱子與曩亞夫書云明年便七十矣去年度周卿歸

嘗託致意云云則此書亦在丁巳前後故附於此

合本卷所載答潘子善書觀之雖是教潘度二君用功之要朱子此時若用力若不用力自然合一可見於此矣蓋朱子持敬工夫至純至熟致知工夫至精至密至於積年至精至密者皆融會於至純至熟之中打成一片故其靜也仁義禮智之有界分而渾然者全體於中而無不在及其動也仁義禮智之因感觸而秩然者發見於外而無不宜一動一靜卽心卽理深造自得左右逢原是以抽關啟鍵盡傾底裏以開示學者使知所以用力以無失乎孔孟立教之正脈焉試閱象山文集有

一言若此之詳明親切者乎彼援朱入陸者妄謂朱陸之同即尊朱排陸者競謂朱陸之異至其所以異者無如此二篇之詳明親切苟學者反復而潛玩之其必有以信之矣

答林德久云如所謂私意脫落無有渣滓爲盡心即不知却如何說存心兩字兼既未知性即是於理尚有未明如何便到得此田地耶此處一差便入釋氏見解矣此理甚明更宜思之况知者有漸之詞盡者無餘之義其意象規模自應有先後也太虛實理正是指形而上者而言既曰形而上者則固自無形矣然謂之無理可乎以此思之亦

自曉然也

此書未詳何年文集序於仕宦書後故附之

李敬子問云熾竊妄謂顏子四勿曾子三省與夫博文約禮動容正顏之事皆資外養內之事也學者惟當悉意於此朱子曰勿之省之亦由內要之內外不是判然兩件事也又問云熾嘗謂欲君德之美當重保傅之選欲士風之美當正教取之法欲吏道良當久其任欲民俗厚當興禮樂欲強甲兵當倣寓兵之意欲足財用當急農桑之務朱子云大概是如此亦須更讀書窮理博觀古今聖賢所處之方始有實用不爲空言也

玩朱子勿之省之亦由內語實用不爲空言語是有體有用之敎可循塗以從事者也朱子答余國秀云所謂貼裏者但謂不可向外理會不干已事及求知於人之類耳若學問之功則無內外身心之間無麤細隱顯之分初時須要大綱持守勿令放逸而常切提撕漸加嚴密更讀聖賢之書逐句逐字一一理會從頭至尾不要揀擇如此久之自當見得分明守得純熟矣今看此冊大抵不曾著實持守而遽責純熟之功不曾循序講究而務極精微之蘊正使說得相似只與做舉業一般於已分上全無干涉此正不貼裏之病也觀此則朱子持

守讀書至老皆以此立教聖學大宗定於一是何得尙

有異說乎

答敬子書未詳何年按答胡伯量云敬子說是則與答

伯量者亦相近伯量錄在戊午故附之

因說天之明命曰這箇物事即是氣便有許多道理在裏

人物之生都是先有這箇物事便是天當初分付底既有

這物事方始具是形以生便有皮包裹在裏若有這箇無

這皮殼亦無所包裹而今儒者只是理會這箇要得順性

命之理佛老也只是理會這箇物事老氏便要常把住這

氣不肯與他散佛氏也只是見這箇物事便放得下所以

死生禍福都不動只是他去作弄了又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聖人於乾卦發此兩句最好人之所以爲人物之所以爲物都是正箇性命保合得箇和氣性命便是當初合下分付底保合便是有箇皮殼包裹在裏如人以刀破其腹此箇物事便散卻便死

又曰而今人會說話行動凡百皆是天之明命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也是天之明命

又曰心須卓立在八九者之外（謂忿懥之類）而勿陷於八九者之中方得其正聖人之心周流應變而不窮只爲在內而外物入不得及其出而應接又不陷於彼

問五十知天命朱子曰上蔡云理之所自來性之所自出此語自是子貢謂性與天道性便是自家底天道便是上面一節這箇物事上面有箇腦子下面便有許多物事徹底如此太極圖便是這箇物事箕子爲武王陳洪範先言五行次言五事蓋在天則爲五行在人則爲五事知之者須是知得箇模樣形體如何某舊見李先生云且靜坐體認作何形象問體認莫用思否曰固是且知四端雖固有孟子亦言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又曰此箇道理大則包括乾坤提挈造化細則入毫釐絲忽裏去無遠不周無微不到但須是見得箇周到底是何物

又曰聖人之心直是表裏精麤無不昭徹方其有所思都是這裏流出所謂德盛仁熟從心所欲不踰矩莊子所謂人貌而天蓋形骸雖是人其實是一塊天理又焉得而不樂

朱子因說子在川上章問曰今不知吾之心與天地之化是兩箇物事是一箇物事公且思量良久乃曰今諸公讀書只是去理會得文義更不去理會得意聖人言語只是發明這箇道理這箇道理吾身也在裏面萬物亦在裏面天地亦在裏面通同只是一箇物事無障蔽無遮礙吾之心卽天地之心聖人卽川之流便見得也是此理無往而

非極致但天命至正人心便邪天命至公人心便私天命至大人心便小所以與天地不相似而今講學便要去得與天地不相似處要與天地相似又曰虛空中都是這箇道理聖人便隨事物上做出來又曰如今識得箇大原了便見得事事物物都從本根上發出來如一箇大樹有箇根株便有許多芽蘖枝葉牽一箇則千百箇皆動

又曰大人之所以爲大人者卻緣是他存得那赤子之心而今不可將大人之心只作通達萬變赤子只作純一無僞說蓋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而純一無僞赤子之心未有所知而純一無僞

問氣是合下有否朱子曰是合下有若不善養則無理會無主宰或消滅不可知或使從他處去亦不可知

又曰於天無怨於人無忤下學而上達自在這裏做自理會得如水無石如木無風貼貼地在這裏但有天知而已以其與天相合也

問而今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虛靜否朱子曰也是不曾去看會看底就看處自虛靜這箇互相發

謂夔孫云公旣久在此可將一件文字與衆人共理會夔孫請所看底文字曰且將西銘看及看畢夔孫依朱子解說過朱子曰而今解得分曉了夔孫請再看底文字索近

思錄披數板云也揀不得遂云無極而太極而今人都想
像有箇光明閃爍底物事在那裏那不知本是說無這物
事只是有箇理解如此動靜而已及至一動一靜便是陰
陽太極動而生陽只是從動處說起其實動之前又有靜
靜之前又有動推而上之其始無端推而下之以至未來
之際其卒無終自有天地便只是這物事在這裏流轉一
日便有一日之運一月便有一月之運一歲便有一歲之
運都只是這箇物事滚滚將去如水車相似一箇起一箇
倒一箇上一箇下其動也便是仁是中其靜也便是正是
義不動則靜不靜則動如人不語則默不默則語中間更

無空處又如善惡不是善便是惡不是惡便是善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便是主張這箇物事蓋聖人之動便是元亨其靜便是利貞都不是閑底動靜所以繼天地之志述天地之事便是如此如知得恁地便生知得恁地便死知得恁地便消知得恁地便長此皆是繼天地之志隨他恁地進退消息盈虛與時偕行小而言之饑食渴飲出作入息大而言之君臣便有義父子便有親此都是述天地之事只是這箇道理所以君子修之便吉小人悖之便凶這物事機關一下撥轉便攔他不住所以聖賢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戰戰兢兢至死而後知免大化恁地流行只

得隨他恁地故曰存心養性所以事天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這與西銘都相貫穿只是一箇物事如云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便只是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只是說得有詳略緩急耳而今萬物到秋冬時各自斂藏便恁枯瘁忽然一下春來便自發生條暢這只是一氣一消一息那箇滿山青黃碧綠無非天地之化流行發見而今自家喫他著他受用他起居食息都在這裏離他不得所以仁者見之

便謂之仁知者見之便謂之知無非是此箇物事繼之者善便似日日裝添模樣成之者性便恰似造化都無可做了到得成之者性就那上流行出來又依前是繼之者善人物莫不如此如人方在胞胎中受那父母之氣則是繼之者善及其生出來便自成一箇性了便自會長去這後又是繼之者善只箇如此仁者謂之仁便是見那發生處知者謂之知便是見那收斂處百姓日用而不知便是不知所謂發生不知所謂收斂醉生夢死而已周先生太極通書便只㨾這幾句易之爲義也只是如此只是陰陽交錯千變萬化皆從此出故曰易有太極這一箇便生兩箇

兩箇便生四箇四箇便生八箇八箇便生十六箇十六箇便生三十二箇三十二箇便生六十四箇故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聖人所以說出時只是使人不迷於利害之途耳少頃又舉誠幾德一章說云誠無爲只是自然有實理慿地不是人做底都不曾犯手勢幾善惡便是心之所發處有善有惡了德便只是善底爲聖爲賢只是這材料做又舉第三大本達道章說云未發時便是那靜已發時便是那動方其靜時便是有箇體在裏了一起一倒無有窮盡若靜而不失其體便是天下之大本立動而不失其用便是天下之達道行說來說去只是這一箇道理夔孫

問云此箇道理孔子只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都不曾分別出性是如何孟子乃分別出說是有此四者然又只是以理言到周先生說方始盡方始見得人必有是四者這四者亦有所附著朱子曰孔子說得細膩說不曾了孟子說得麤疎略只是說成之者性不曾從原頭推說來然其界分自孟子方說得分曉陳仲蔚因問龜山說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仁便是體義便是用否曰仁只是流出來底義是合當做底如水流動處是仁流爲江河匯爲池沼便是義如惻隱之心便是仁愛父母愛兄弟愛鄉黨愛朋友故舊有許多差等便

是義且如敬只是一箇敬到敬君敬長敬賢便有許多般樣禮也是如此如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這箇便是禮其或七或五之不同便是義禮是理之節文義便是事之所宜處呂與叔說天命之謂性云自斬而緦喪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皁隸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自是天性合如此且如一堂有十房父子到得父各慈其子子各孝其父而人不嫌者自是合如此也其慈其孝這便是仁各親其親各子其子這便是義這箇物事分不得流出來便是仁仁打一動義禮知便隨在這裏了不是要仁使時義卻留在後面少間放出來其實只是一箇道

理論著界分便有許多分別且如心性情虛明應物知得這事合恁地那事合恁地這便是心當這事感則這理應那事感則那理應這便是性出頭露面來底便是情其實只是一箇物事而今這裏略略動這三箇便都在子細看來亦好則劇又舉邵子性者道之形體處曰道雖無所不在然如何地去尋討他只是回頭來看都在自家性分之內自家有這仁義禮知便知得他也有仁義禮知千人萬人一切萬物無不是這道理推而廣之亦無不是這道理他說道之形體便是說得好

又曰某當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許多道

理在這裏今年頗覺勝似去年去年勝似前年

以上林夔孫錄

謂顯道曰久不相見不知年來做得甚工夫曰只據見成底書讀朱子曰聖賢已說過何待更去理會他但是不恁地恁地都不濟事次日又言昨夜睡不著因思顯道恁地說不得若是恁地便不是自强不息底道理人最怕陷溺其心而今顯道輩便是以淸虛寂滅陷溺其心劉子澄輩便是以務求博雜陷溺其心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聖賢之心直是如此而已其生徒復說孝弟爲仁之本朱子曰

說得也都未是因命林武子說一過旣畢朱子曰仁是根惻隱是根上發出底萌芽親親仁民愛物便是枝葉次日親下精舍大會學者朱子曰荷顯道與諸生遠來某平日說底便是了要特地說又似無可說而今與公鄉里平日說不同處只是爭箇讀書與不讀書講究義理與不講究義理如某便謂是須當先知得方始行得如孟子所謂詖淫邪遁之辭何與自家事自家必欲知之何故若是不知其病痛所自來少間自家便落在裏面去了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那上面六節固是當理會若鳥獸草木之名

何用自家知之但是旣爲人則於天地之閒物理須要都知得方可張子曰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也是說得維持字好蓋不讀書則此心便無用處今但見得些子便更不肯去窮究那許多道理陷溺其心於淸虛曠蕩之地卻都不知豈可如此直卿與某相聚多年平時看文字甚子細數年在三山也煞有益於朋友今可爲某說一徧直卿起辭朱子曰不必多讓顯道曰可以只將昨日所說有子章申之於是直卿略言此章之指復歷敘聖賢相傳之心法旣畢朱子曰仁便是本仁更無本了若說孝弟是仁之本則是頭上安頭以脚爲頭伊川所

以將爲字屬行字讀蓋孝弟是仁裏面發出來底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何嘗有箇孝弟來他所以恁地說時緣是這四者是本發出來卻有許多事千條萬緒皆只是從這四箇物事裏面發出來如愛便是仁之發才發出這愛來時便事事有第一是愛親其次愛兄弟其次愛親戚愛故舊推而至於仁民皆是從這物事發出來人生只是箇陰陽那陰中又自有箇陰陽陽中又自有箇陰陽物物皆不離這四箇而今且看如天地便有箇四方以一歲言之便有箇四時以一日言之便有箇晝夜昏旦以十二時言之便有四箇三若在人只是仁義禮智這四者方未發時只

是仁義禮智及其既發便有許多事但孝弟至親切所以
行仁以此爲本如這水流來下面做幾箇塘子須先從那
第一箇塘子過那上面便是水源頭上面更無水了仁便
是本行仁須是從孝弟裏面過方到那第二箇第三箇塘
子但據某看孝弟不特是行仁之本那三者皆然如親親
長長須知親親當如何長長當如何年長以倍則父事之
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上則肩隨之這便是長長之
道事君時是一般與上大夫言是一般與下大夫言是一
般這便是貴貴之道如此便是義事親有事親之禮事兄
有事兄之禮如今若見父不揖後謂之孝弟可不可便是

行禮也由此過孟子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若是知得親之當愛兄之當敬而不違其事之之道這便是知只是這一箇物事推於愛則爲仁宜之則爲義行之以遜則爲禮知之則爲知長久顯道云江西之學大要也是以行己爲先朱子曰如孝弟等事數件合先做底也易曉夫子也只略略說過如孝弟謹信汎愛親仁也只一處恁地說若是後面許多合理會處須是從講學中來不然爲一鄉善士則可若欲理會得爲人許多事則難此一段本注與夔孫同錄

朱子曰人如何不博學得若不博學說道修身行己也猛

擂做不得大學誠意只是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及到說修身處時已自寬了到後面也自無甚事其大本只是理會致知格物若不致知格物便要誠意正心修身氣質純底將來只成一箇無見識底獃人若是意思高廣底將來過不下便都顛了如劉淳叟之徒六經說學字自傅說方說起來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朱子至此諷誦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曰這數句只恁地說而其曲折意思甚密便是學時自不知不覺其德自修而今不去講學要修身身如何地修 此段本注夔孫下

以上黃義剛錄

問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如比干之死以理論之亦可謂之正命若以氣論之恐非正命朱子曰如何恁地說得盡其道而死者皆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卻是失其正命此等處當活看如孟子說桎梏而死者非正命須是看得孟子之意如何且如公冶長雖在縲紲非其罪也若當時公冶長死於縲紲不成說他不是正命有罪無罪在我而已古人所以殺身以成仁且身已死矣又成箇甚底直是要看此處孟子謂舍生取義又云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學者須是於此處見得定臨利害時便將自家斬劇了也須壁立萬仞始得而今人有小利害便生計較說道

恁地死非正命如何得本注夔孫同

此段林賜錄

前十段所云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吾心即天地心下學上達貼貼地在這裏皆切要細密語也玩太極西銘通書周易一段朱子是時正是渾然中正仁義主張這箇物事不是閑底動靜也戰戰兢兢死而後已只得隨他恁地正是事天立命眞趣味也滿山青黃碧綠無非天地之化流行發見起居食息都在這裏離他不得正是主張這箇物事也通書只滚這幾句易也只是如此朱子心中備具太極西銘通書周易道理也後說到仁義

禮智是主張這箇物事之樞紐天地萬物道理都在自家性分之內即所謂許多道理在這裏也玩訓顯道一段見世間事千條萬緒皆從這四箇物事發出來與前段互相發明朱子身心行事總是四德流通也後二段教人格物講學明此理壁立萬仞守此理學者必遵此方有主張也嗚呼朱子之學至矣朱子於聖賢經書細心講究義理而涵養固守之積累旣多久與俱化此心即前聖之心天地之心許多道理融會貫通直到左右逢原大成時候也若夫象山非無讀書窮理之功亦略窺大意而已其中條理之精密次第之曲折許多合理

會處皆置不講只以經書言語幇助自己見識觀其於
太極一書直以老子爲比則西銘通書周易亦未必能
見底裏所以俯視聖賢輕忽經書大爲學脈之害其徒
之柔者不過一鄉善士其狠者率多悖禮勢所必至而
陽明宗之直一派陰禪說話於太極西銘通書周易道
理毫無理會矣豈不大可懼哉
問人之死也不知魂魄便散否朱子曰固是散又問子孫
祭祀卻有感格者如何曰畢竟子孫是祖先之氣他氣雖
散他根卻在這裏盡其誠敬亦能呼召得他氣聚在此此
事難說只要人自看得問下武詩三后在天先生解云在

天言其既沒而精神上合於天此是如何曰便是又有此理用之云恐只是此理上合於天耳曰既有此理便有此氣或曰想是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氣故其死也其氣上合於天曰也是如此這事又微妙難說要人自看得世間道理有正當易見者又有變化無常不可窺測者如此方看得這箇道理活又如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如今若說文王眞箇在上帝之左右眞箇有箇上帝如世間所塑之像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此理如周公金縢中乃立壇墠一節分明是對鬼用之問先生答廖子晦書云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而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

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
問根於理而日生者浩然而無窮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
否曰此氣只一般周禮所謂天神地示人鬼雖有三樣其
實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引得他氣來則不成無子孫底
他氣便絕無了他血氣雖不流傳他那箇亦自浩然日生
無窮如禮書諸侯因國之祭祭其國之無主後者如太公
封於齊便用祭甚爽鳩氏季萴逢伯陵蒲姑氏之屬蓋他
先主此國來禮合祭他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如衛侯夢
康叔云相奪予饗蓋晉侯都帝丘夏后相亦都帝丘則都
其國自合當祭不祭宜其如此又如衛侯夢黃熊入寢門

以爲鯀之神亦是此類不成說有子孫底方有感格之理然使其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如今祭勾芒他更是遠說既合當祭他便有此氣要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偪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所以明道答人鬼神之問云要與賢說無何故聖人卻說有要與賢說有賢又來問某討說只說到這裏要人自看得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而今且去理會緊要道理少間看得道理通時自能曉得上蔡之說已是煞分曉了

此段道理必從周易太極西銘實實穿過來克己養性

心正意誠自家心中清明正大之理氣洋溢飽滿隨時
皆是方是心中正理正氣與天地正理正氣相接自然
合一覺得盈天地間總是這箇其不息者皆正理正氣
流行張子所謂生死一天人一即此段精義也
履之問聖人得天地清明中和之氣宜其虧欠而夫子反
貧賤何也朱子曰便是稟得來有不足他那清明也只管
得做聖賢卻管不得那富貴稟得那高底則貴稟得那厚
底則富稟得那長底則壽貧賤夭者反是夫子雖得清明
者以爲聖人然稟得那低底薄底所以貧賤顏子又不如
孔子又稟得那短底所以又夭又問一陰一陽宜若停勻

則賢不肖宜均何故君子常少小人常多曰自是他那物事駁雜如何得齊又問如此則天地生聖賢只是偶然不是有意曰天地那裏說我特地要生箇聖賢出來也只是氣數到那裏恰相湊著所以生出聖賢及至生來則若天之有意耳

又曰這箇物事要得不難如饑之欲食渴之欲飲如救火如追亡似此年歲間看得透活潑潑地在這裏流傳方是

又曰看得道理熟後只除了這道理是眞實法外見世間萬事顛倒迷妄耽嗜戀著無一不是戲劇眞不堪著眼也

又答人書云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窮

理修身爲究竟法耳

又曰書只是讀讀多自然曉今卽思量得寫在紙上底也不濟事終非我有只貴乎讀這箇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是記得牢縱饒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都沒這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注且只熟讀正經行住坐臥心常在此自然曉得嘗思之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是鼿鼿不安一似倩得人來守屋相

似不是自家人終不屬自家使喚若讀得熟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某舊苦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

又云今緣文字印本多人不著心讀漢時諸儒以經相授者只是暗誦所以記得牢故其所引詩句多有錯字如孟子所引詩書亦多錯以其無本但記得耳

此五段須細玩知貴賤淸濁之氣質則知氣不齊知道理活潑潑極有憑據則變滅者不足礙胸中知書當熟讀牢記則不流於空虛熟讀尤要緊瀅性極鈍只讀正經讀思工夫循環反復果如朱子所言先聖賢決無虛

語只在人自勉耳

又曰平日涵養之功臨事持守之力涵養持守之久則臨事愈益精明平日養得根本固善若平日不曾養得臨事時便做根本工夫從這裏積將去若要去討平日涵養幾時得又曰涵養之則凡非禮勿視聽言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是

或言靜中常用存養朱子曰說得有病一動一靜無時不養

問敬貫動靜而言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擾亂朱子曰如何都靜得有事須著應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要無

事除是死也自早至暮有許多事不成說事多撓亂我且去靜坐敬不是如此若事至前而自家卻要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都死了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且如應接賓客敬便在應接上賓客去後敬又在這裏若厭苦賓客而爲之心煩此卻是自擾亂非所謂敬也故程子說學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程子此段這一句是緊要處

問主敬時私欲全不萌此固是仁或於物欲中打一覺悟是時私欲全無天理盡見即此便是仁之全體否朱子曰此亦不可恃且如在此靜坐時固敬應事接物能免不差

否只才被人叫時自家便隨他去了須於應事接物上不
錯方是這箇便是難
問持敬與克己工夫朱子曰敬是涵養操持不走作克己
則和根打併了教他盡淨又問敬齋箴曰此是敬之目說
有許多地頭去處
又曰靜爲主動爲客靜如家舍動如道路
又曰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
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著孔子不去不然則孔門
諸子皆是獃無能底人矣恐不然也古人只是日夜皇皇
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

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冉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不用他求若是大底功業便用大聖賢做小底功業便用小底賢人做各隨他分量做出來如何可强

又曰人之所以易得流轉立不定者只是脚根不點地

問知止而後有定須是格物知至以後方能如此若未能物格知至只得且隨所知分量而守之否朱子曰物格知至也無頓斷都知到盡處了方能知止有定只這一事上知得盡則此一事便知得當止處這箇各隨人深淺固是要知到盡處方好只是未能如此且隨你知得者只管定去所以聖人之教要人只管理會去

又曰定對動而言初知所止是動底方定方不走作如水之初定靜則定得來久物不能撓處山林亦靜處廛市亦靜安則靜者廣無所適而不安靜固安動亦安看處甚事皆安然不撓安然後能慮今人心中搖漾不定疊還能處得事否慮者思之精審也人之處事於叢冗急遽之際而不錯亂者非安不能聖人言雖不多推出來便有許多說話在人細看之

又曰如今說格物只晨起開目時便有四件在這裏不用外尋仁義禮智是也

又曰世間之物無不有理皆須格過古人自幼便識其具

如事君事親之禮鐘鼓鏗鏘之節進退揖遜之儀皆目熟其事躬親其禮及其長也只是窮此理因漸及於天地鬼神日月陰陽草木鳥獸之理所以用工也易今人皆無此等禮數可以講習只靠先聖遺經自去推究所以要人格物主敬便將此心去體會古人道理循而行之如事親孝自家既知所以孝便將此孝心依古禮而行之事君敬便將此敬心依先聖所說古禮而行之一一須要窮過自然浹洽貫通

又曰知至而后意誠須是眞知了方能誠意知苟未至雖欲誠意固不得其門而入惟其胸中了然知得路徑如此

知善之當好惡之當惡然後自然意不得不誠心不得不正因指燭曰如點一條蠟燭在中間光明洞達無處不照雖欲將不好物事來亦沒安頓處自然著他不得若是知未至譬如一盞燈用罩子蓋住則光之所及者固可見光所不及處皆黑暗無所見雖有不好物事安頓在後面固不得而知也所以貴格物如佛老之學他非無長處但只知得一路其知所及者路逕甚明無有差錯知所不及處皆顛倒錯亂無有是處緣無格物工夫也問物未格時意亦當誠曰固然豈可說物未格意便不用誠自始至終意常要誠但知善當好惡當惡臨事不如此者只是實未曾

見得若實見得自然行得無差

或問意者聽命於心今曰欲正其心先誠其意意乃在心之先矣朱子曰心字卒難摸索心譬如水水之體本澄湛卻爲風濤不停故水亦搖動必須風濤既息然後水之體靜人之無狀污穢皆在意之不誠必須去此然後能正其心及心既正後所謂好惡哀矜與修身齊家中所說者皆是合有底事但當時時省察其固滯偏勝之私耳

又曰顧諟天之明命古註云常目在之說得極好非謂有一物常在目前可見也只是常存此心知得有這箇道理光明不昧方其靜坐未接物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

應接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是理愈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孟子所謂求放心只常存此心便是存養旣久自然信向决知堯舜可爲聖賢可學如菽粟必飽布帛必煖自然不爲外物所誘若是若存若亡如何會信如何能必行又曰千書萬書只是教人求放心聖賢教人其要處皆一苟通得一處則觸處皆通矣

林安卿問眞知之知與久而後有覺之覺同否朱子曰大略也相似只是所指不同眞知是知得眞箇如此覺是忽然心中自有所覺悟曉得道理是如此人只有兩般心一

箇是是底心一箇是不是底心只是才是得這知箇不是底心只這知得不是底心便是是底心便將這知得不是底心去治那不是底心知得不是底心便是主那不是底心便是客便將這箇做主去治那箇客便常守定這箇知得不是底心做主莫要放失更那別討箇心來喚做是底心如非禮勿視聽言動只才知得這箇是非禮底心此便是禮底心便莫要視

前六段主敬主靜親切要妙皆有奥義全在敬不間斷不隨物轉後八段言知止言定言格物言存養言主心皆朱子親歷過來的故道得有滋味如此學者須將朱

子格言一一反之身心驗得敬時如何不敬時如何不隨物時如何隨物時如何靜時如何不靜時如何覺得不遵朱子用功便身心無下落則自有不能已者矣又一一反之身心驗得知止定是如何不知止不定是如何能格物能存養有主心是如何不格物不存養無主心是如何覺得不遵朱子用功便蒙罔一生與草木鳥獸無別當有竦然汗下者矣朱子敎人要存得此心理光明不昧無事有事常是湛然如此的確切實而宗陸王者全不研究此等處直謂朱子本體不虛宗朱子者又不從此發揮只將句讀文義拈來拈去不出時文窠

曰反大聲疾呼以爲此是朱子正脈嗚呼朱子聖學一晦於陽明之攻擊再晦於後儒之講說不有遠識特起之士何能挽其萬一哉中間若不用躬行一段尤見體用一致隨器力學無責人求備之說陽明以朱子無不知無不能立教爲病特著拔本塞源論從其教者附和之不知朱子立教原不求備只隨分量做讀此段則朱子專重身心隨力致用之教千載可見矣豈有泛求務博之病乎

德元問何謂妙衆理朱子曰大凡道理皆是我自有之物非從外得所謂知者便只是知得我底道理非是以我之

知去知彼道理也道理固本有用知方發得出來若無知道理何從見所以謂之妙衆理

郭兄問莫不有以知夫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朱子曰所以然之故即是這上面一層如君所以仁蓋君是箇主腦人民土地皆屬他管他自是用仁愛試以一家言之爲家長者便用愛一家之人惜一家之物自是理合如此若天使之然每常思量著極好笑自那原頭來便如此了又如父所以慈子所以孝蓋父子本同一氣只是一人之身分成兩箇其恩愛相屬自有不期然而然者其他大倫皆然皆天理使之如此豈容強爲哉且以仁言之只天

地生這物時便有箇仁他只知生而已從他原頭下來自然有箇春夏秋冬金木水火土故賦於人物便有箇仁義禮智之性仁屬春屬木看春間天地發生藹然和氣如草木萌芽初間僅一針許少間漸漸生長以至枝葉花實變化萬狀便可見他生生之意非仁愛何以如此緣他本原處有箇仁愛溫和之理如此所以發之於用自然慈祥惻隱義屬金是天地自然有箇清峻剛烈之氣所以人稟得自然有裁制便自然有羞惡之心禮智皆然蓋自本原而已然非旋安排教如此也

問天未始不爲人而人未始不爲天朱子曰天卽人人卽

天人之始生得於天也旣生此人則天又在人矣凡語言動作視聽皆天也只今說話天便在這裏顧諟是常要看教光明燦爛照在目前

又曰只是這一心更無他說興於詩興此心也立於禮立此心也成於樂成此心也

謂林安卿曰論敬自是徹頭徹尾要底如公昨夜之說只是發動方用克則未發時不成只在這裏打瞌睡懵懂等有私欲來時旋捉來克如此得否又曰若待發見而後克不亦晚乎發時固是用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

文振說浩然之氣朱子曰不須多言這只是箇有氣魄無氣魄而已人若有氣魄方做得事成於世間禍福得喪利害方敵得去不被他恐動若無氣魄便做人衰颯怯懾於世間禍福利害易得恐動只是如此他本只是答公孫丑不動心纏來纏去說出許多養氣知言集義其實只是箇不動心人若能不動心何事不可爲然所謂不動心不在他求只在自家知言集義此氣自然發生於中不是只行一兩事合義便謂可以掩襲於外而得之孟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看來這道理須是剛硬立得脚住方能有所成只觀孔子晚年方得箇曾子曾子得子思子思

得孟子此諸聖賢都是如此剛果決烈方能傳道這道理
若慈善柔弱底終不濟事如曾子爲人語孟中諸語可見
子思亦是如此如云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又云以德則
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孟子亦是如此所以皆做得
成學聖人之道者須是有膽志其決烈勇猛於世間禍福
利害得喪不足以動其心方能立得脚住若不如此都靠
不得況當世衰道微之時尤用硬著脊梁無所屈撓方得
然其工夫只在自反常直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則自然如
此不在他求又曰今人多將顏子做箇柔善底人看殊不
知顏子乃是大勇乃是他剛果得來細密不發露如有大

氣力底人都不使出只是無人扺得他孟子則攘臂扼腕盡發於外論其氣象則孟子麤似顏子顏子較小如孔子孔子則渾然無迹顏子則微有迹孟子其迹盡見然學者則須自麤以入細須見剛硬有所卓立然後漸漸加工如顏子聖人也

又曰必有事焉只消此一句這事都了下面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卻似贅語卻被這三句撐住夾持得不活轉不自在然活轉自在人卻因此三句而生只是纔喚醒這物事便在這裏點著便動只此便是天命流行處便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便是仁義之心便是惟皇上帝降衷

於下民謝氏所謂活潑潑地只是這些子更不待想像尋求分明在這裏觸著便應通書中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一章便是這意思見得這箇物事了動也如此靜也如此自然虛靜純一不待更去求虛靜不待體認只喚著便在這裏或曰吾儒所以與佛氏異者吾儒則有條理有準則佛氏則無此爾曰吾儒見得箇道理如此了又要事事都如此佛氏則說便如此做也不妨其失正在此

德元以下四段皆從自家身心道理直遡到天命源頭

見得人生只此心此理即是天命安可不了然安可不

顧諟謂安卿以下三段正見克己集義便是天命之性

常在這裏朱子實見得天地之心虛靜純一只是元亨利貞道理充塞盈滿無一毫聲臭觸著便發感著便應且常發常應常靜常一無有息時朱子之心到此時即天地之心虛靜純一只是仁義禮智道理充塞盈滿無一毫聲臭觸著便發感著便應且常發常應常靜常一無有息時則是朱子之心與天地之心通一無二也其用功處全在剛果決烈方立得腳住天行健人不剛果決烈安能合得健德惟其剛果決烈卻是虛靜純一所以即心即天朱子自心合天與敎人合天之說具見於此矣

郭兄問段必有事段讀者尤當著眼細細理會只此藹然秩然肅然截然了然之性天地生成萬物是如此人心統御萬物亦如此原非二物只要理會得透徹果能透徹見得這箇物事在這裏動也如此靜也如此實是觸著便應多少受用快活此理自周程張四夫子發揮出來尙是渾含至朱子始分晰極其明白統會極其融洽所謂天命流行性道仁義降衷活潑果然只在這些子天人生死合一都在於此正指示大路與人偕行其造聖域之金針也正嘉後學者不過靜虛得力何曾透徹此理源頭此孔孟大宗斷斷屬朱子無疑矣

又曰君子之言豈可妄發某嘗說賈誼固有才文章亦雄偉只是言語急迫失進言之序看有甚事都一齊說了宜絳灌之徒不說而文帝謙讓未遑也看他會做事人便別如韓信鄧禹諸葛孔明輩無不有一定之規模漸漸做將去所以所爲皆卓然有成這樣人方是有定力會做事如賈誼胸次終是鬧著事不得有些子在心中盡要迸出來只管跳躑爆趠不已如乘生駒相似制御他未下所以言語無序而不能有所爲也易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聖人之意可見矣

此段論前賢定力深藏處極有味當參玩

敬子問旦晝不梏亡則養得夜氣清明朱子曰不是靠氣爲主蓋要此氣去養那仁義之心如水之養魚水多則魚鮮水涸則魚病養得這氣則仁義之心亦好氣少則仁義之心亦微矣

問夜氣一章朱子曰氣只是這箇氣日裏也生夜間也生只是日間生底爲物欲梏之隨手又耗散了夜間生底則聚得在那裏不曾耗散所以養得那良心且如日間目視耳聽口裏説話手足運動若不曾操存得無非是耗散底時節夜間則停留得在那裏如水之流夜間則閘得許多水住在這裏這一池水便滿次日又放乾了到夜裏又聚

得些小若從平旦起時便接續操存而不放則此氣常生而不已若日間不存得此心夜間雖聚得些小又不足以勝其旦晝之梏亡少間這氣都乾耗了便不足以存其仁義之心如船閣在乾燥處轉動不得了又曰夜氣不足以存非如公說心不存與氣不足是此氣不足以存仁義之心伊川云夜氣所存良知良能也這存字是箇保養衛護底意又曰此章不消論其他要緊處則在操則存上

問存心養性以事天朱子曰天教你父子有親你便用父子有親不然便是違天問如何是天者理之所從出曰天便是那太虛但能盡心知性則天便不外是性便有那天

問不惑知天命便是知天知性之說否曰然他那裏自看得箇血脈相牽連要自子細看龜山問學者曰人何故有惻隱之心學者曰出於自然龜山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便是此說

問由太虛云云朱子曰本只是一箇太虛漸漸細分說得密耳太虛便是這四者之總體而不雜乎四者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氣化是那陰陽造化寒暑晝夜雨露霜雪山川木石金水火土皆是只這箇便是那太虛只是便雜卻氣化說雖雜氣化而實不雜乎太虛未說到人物各具當然之理處問太虛便是太極圖上面底圓圈氣化便是圓

圈裏陰靜陽動否曰然又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
道理便隨在裏面無此氣道理無安頓處如水中月須是
有此水方映得那天上月若無此水終無此月也心之知
覺又是那氣之虛靈底聰明視聽作爲運用皆是有這知
覺方運用得這道理所以橫渠說人能弘道是心能盡性
非道弘人是性不知檢心又邵子曰心者性之郛郭此等
語皆秦漢以下人道不到又問人與鳥獸固有知覺但有
通塞草木亦有知覺否曰亦有周茂叔牕前草不除去云
與自家意思一般便是有知覺只是鳥獸底知覺不如人
草木底知覺不如鳥獸又如大黃喫著便瀉附子喫著便

熱是他知覺只從這一路去又問腐敗之物亦有否曰亦有如火燒成灰將來泡湯也𤎖苦因笑曰頃信州諸公正說草木無性今夜又說草木無心矣

又曰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須知得引箇甚麼怎生地不發又是甚麼物事躍在目前須是聳起這心與他看教此心精一無些子夾雜方見他那精微妙處又曰道理散在天下事物之間聖賢也不是不說也全說不得自是那妙處不容說然雖不說只才挑動那頭時那箇物事自跌落在面前如張弓滿而不發箭雖不發箭已知得眞箇是中這物事了須是精一其心無些子他慮夾雜方看得出

楊通老問中庸或問引楊氏所謂無適非道云云朱子曰上是天下是地中間有許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獸此皆形而下之器然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箇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謂格物便是要就這形而下之器窮得那形而上之道理如何便將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理得其所以飲食作息者皆道之所在若便謂飲食作息者是道則不可與龐居士神通妙用運水搬柴之頌一般亦是此病須是運得水搬得柴是方是神通妙用若運得搬得不是如何是神通妙用佛家所謂作用是性便是如此說我這箇會說話底會作用底叫著便應底

便是神通妙用更不問道理如何儒家須是就這上尋討箇道理方是道禪老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在汝等諸人面門上出入云云他便是只認得這箇把來作弄或問告子之學便是如此曰佛家底又高告子底死殺了不如佛家底話而今學者就故紙上理會也解說得去只是都無快活和樂底意思便是和這佛家底也不曾見得似他佛家者雖是無道理然他卻一生受用一生快活便是他就這形而下者之中理會得似那形而上者而今學者看來須是先曉得這一層卻去理會那上面一層方好而今都是和這下面一層也不曾見得所以和那上面一層

也理會不得又曰天地中間物物上有這箇道理雖至沒緊要底物事也有這箇道理蓋天命之性這道理卻無形無安頓處只那日用事物上道理便在上面這兩箇元不相離凡有一物便有一理所以君子貴博學於文看來博學似沒緊要物事然那許多道理便都在這上都從那源頭上來所以無精麤小大都一齊用理會過蓋非外物也一齊理會方周徧無踈漏又曰道不可須臾離所謂不可離者謂道也若以舉止動作便是道則無適而非道無時而非道君子何用恐懼戒謹何用更學道爲爲其不可離所以須是依道而行如人說話不成便以說話者爲道須

是有箇仁義禮智始得若便以舉止動作爲道何用更說不可離得又曰大學所以說格物卻不說窮理蓋說窮理則似懸空無捉摸處說格物只就那形而下之器上便尋那形而上之道便見得這箇元不相離所以只說格物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所謂道者如此何嘗說物便是則龜山便指物做則只就這物上分精麤爲物則如云目物也目之視乃則也耳物也耳之聽乃則也殊不知目視耳聽依舊是物其視之明聽之聰方是則也

敬子以下六段教人養得此氣方養得住仁義之心蓋

以心氣原不分爲二亦不混爲一知其不混爲一方知

其渾然是一　此須反身體驗心是如何氣是如何心宰氣是如何氣養心是如何一一勘驗明白方有得力嗚呼微矣微矣僕非知養氣者但數十年來循朱子之訓而體驗之稍有端緒焉其始也知主敬補小學不知立志及知立志時此志甚微若存若亡若有若無茫然不知下落又從事於端莊凝定以收斂之隨事體察而力行之居敬窮理積之數年此志稍定此氣稍寗覺得志氣實有相依之妙始立志時非志無以御奔逸之氣及養氣時非氣無以涵渺妙之志其相依之妙直有不可言語形容者雖然猶恐其似形而上者也從太極圖說

實體驗於身心必反之一毫雜念不生只有天理昭融之時乃恍然曰此其形而上者乎然又不可以暫時領會便謂有得也即此氣象是朱子所謂仁義禮智渾然粲然之性理會根原來歷模樣的的確確是如此積月累歲驗之又驗到得常常一毫雜念不生只有天理昭融之會庶幾其有合也然又極微全在保養護衞之功不稍間斷仍從居敬窮理循循做去其積之歲耙無可歇手也歷之困窮無可歇手也極之生死無可歇手也此濤從朱子遺編尋味探討用力梗概有如此未知合否因編聖學考至此幷記之以明朱子揭探源立本之

旨以垂訓後世者如此切實有可依據做工夫不得草草略過也

用之問戒懼不睹不聞是起頭處至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又用緊一緊朱子曰不可如此說戒謹恐懼是普說這道理偪塞都是無時而不戒謹恐懼到得隱微之間人所易忽又更用謹這箇卻是喚起說戒懼無箇起頭處只是普徧都用如桌子有四箇角頭一齊用著工夫更無空缺處若說是起頭又遺了尾頭說是尾頭又遺了起頭若說屬中間又遺了兩頭不用如此說只是無時不戒謹恐懼只自做工夫便自見得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

氷不成到臨死時方如此戰戰兢兢他是一生戰戰兢兢到死時方了

問呂氏所謂執楊氏所謂驗所謂體或問辨之已詳延平卻云默坐澄心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驗字莫亦有呂楊之失否朱子曰他只是要於平日知得這箇又不是昏昏地都不管他

問體物而不可遺是有此物便有鬼神凡天下萬物萬事皆不能外夫鬼神否朱子曰不是有此物時便有此鬼神說倒了乃是有這鬼神了方有此物及有此物了又不能違夫鬼神也體物而不可遺用拽轉看將鬼神做主將物

做賓方看得出是鬼神去體那物鬼神卻是主

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來處是誠去處亦是誠誠則有物不誠則無物

又曰大德是敦那化底小德是流出那敦化底來這便如忠恕忠是敦那恕底恕是流出那忠來底如中和中是大德敦化和是小德川流自古亘今都只是這一箇道理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聖人做出許多文章制度禮樂顛來倒去都只是這一箇道理做出來以至聖人所以爲聖賢人所以爲賢皆只是這一箇道理人若是理會得那源頭只是這一箇物

事許多頭項卻有歸著

問本義云忠信主於心者無一念之不實恐是成德非進德事朱子曰若有一毫不實如捕風捉影更無下工處德何由進又問居業如何實曰日日如此從生至死常如此用工夫無頃刻不相似又曰知崇禮卑亦是此意知崇進德事禮卑居業事

問無非敎也都是道理在上面發見朱子曾然因引禮記中天道至敎聖人至德一段與孔子予欲無言一段天地與聖人都一般精底都從那麤底上發見道理都從氣上流行雖至麤底物無非是道理發見天地與聖人皆然

又曰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爲鬼以其歸也人死便是歸祖考來格便是伸

又曰邵康節看這人須極會處置事被他神閑氣定不動聲氣須處置得精明他氣質本來清明又養得來純厚又不會枉用了心他用那心時都在緊要上用被他靜極了看得天下事理精明嘗於百原深山中闢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常乘月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危坐雖夜深亦如之若不是養得至靜之極如何見得道理如此精明只是他做得出來須差異康節甚喜張子房問不知其眞箇用時如何曰須有些機權術數

或問近見廖子晦言今年見先生問延平先生靜坐之說先生頗不以爲然不知如何朱子曰這事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今人都是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嘗見李先生說舊見羅先生說春秋頗覺不甚好不知到羅浮靜極後又理會得如何某心常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所謂靜坐只是打疊得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既出而心下愈明靜矣

敬子舉先生所謂傳命之脈及佛氏傳心傳髓之說朱子曰便是要自家意思與他爲一若心不在上面書自書人

自人如何看得出

又曰人之血氣固有強弱然志氣則無時而衰苟常持得這志縱血氣衰極也不由他如某而今如此老病衰極非不知每日且放晚起以養病但自是心裏不穩只交到五更初目便睡不著了雖欲勉強睡然此心已自是箇起來底人不肯就枕了以此知人若能持得這箇志氣定不會被血氣奪凡爲血氣所移者皆是自棄自暴之人耳

問尋常遇事時也知此爲天理彼爲人欲及做時乃爲人欲引去事已卻悔如何朱子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掃除打疊方得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

明知合行大路然小路面前有箇物引著自家不知不覺行從小路去及至前面荊棘蕪穢又卻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遇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此須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若上智聖人不用著力若賢人資質先也用分別教是而後行之若是中人須大段著力無一時一刻不照管克治始得曾子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又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直是恁地用方得

問色容莊持久甚難朱子曰非用功於外也心肅而容莊

問若非聖人說下許多道理則此身四支耳目更無安頓

處曰然古人嘗言之非禮則耳目手足無所措
又曰今公掀然有飛揚之心以爲治國平天下如指諸掌
不知自家一箇身心都安頓未有下落如何說功名事業
怎生治人古時英雄豪傑不如此張子房不問著他不說
諸葛孔明甚麽樣端嚴公掀中一般學是學爲英雄之學
務跅弛豪縱全不點檢身心某這裏須是事事從心上理
會起舉止動步事事有箇道理一毫不然便是欠闕了他
道理固是天下事無不當理會只是有先後緩急之序須
先立其本方以次推及其餘今公們學都倒了緩其所急
先其所後少間使得這身心飛揚悠遠全無收拾處而今

人不知學底他心雖放猶放至近今公雖曰知爲學却放得違少間會失心去不可不覺
又曰某平生不會𪸷雖甚病亦一心欲向前做事自是𪸷不得
用之以下二段言戒懼操存之功也問體物三段言鬼神言誠源頭只一箇物事也問本義三段言進德居業是不已的事而天地之敎神伸鬼歸皆此理也又曰邵康節八段言邵子延平之靜言自己之持志言這裏事從心上理會皆心行也切要處尤當著眼其曰戒懼無箇起頭處只是普徧都用者合下便當戒懼只緣工夫

間斷接續故有起頭處若實用功者見得心體如此流行則戒懼工夫亦當如此流行戒懼一鬆心體便放知得關係重大又知得心體本光明本端凝爲得不刻刻提撕乎其曰來處是誠去處是誠誠則有物不誠則無物者尤喫緊指點學者亦知當誠只爲不能長久故至舍亡又以雖不誠未便是禽獸豈知一有不誠則有物與無物同來處是誠人所同也去處則散亂渺茫雖有如無豈不大可悲痛其曰日日如此從生至死無頃刻不相似者從忠信深入體驗本來明德分曉所進在此所居在此便無頃刻可優忽處學者通病在把忠信看

輕了不知道之浩浩無從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地
一念誠實這就是明德呈露愈精進愈廣大終身游息
其中有無窮滋味是自家廣居不可一日離者若離此
一步便屬舍亡便屬游魂可懼可哀猛省猛省其曰理
會道理明透自是靜者從來靜之一字最難著手所以
朱子力防討靜一路煞有深心玩程子敬則自虛靜不
可把虛靜當做敬之言則知靜從敬顯然或有難以持
久之病性朱子理明自靜之說爲更的確若明得性體
本不可著一物污染方還天地潔清本性何處容得一
毫雜念明得性體本是萬物皆備方還天地完全本性

何處容得一毫虧欠合程朱之言從敬明二字著實用功則不期靜而自靜不走入虛寂一路矣其日常持得這志縱血氣衰極也不由他者從來持志工夫須有幾番鍛煉僅安常處順信以爲然者恐恃不得一經折挫便至銷阻惟試以大困窮此志不屈試以大拂逆此志不屈試以大疾病此志不屈此三種境人所必有無本領者逐境苦惱此志昏弱可惜可惜惟有本領者歷歷堅強能勝得他方是得力此中消息只可自喻若信不及守不定安可不痛加策勵上負聖賢自虧天性到極之生死便難著力措手不及了枉生可痛讀朱子之言

直是天道之行健不息人事之守死善道都是一理所以全始全終也其曰某這裏事事從心上理會舉止動步皆有道理者此旨極微密宗陽明者漫言朱子工夫皆在見聞上又曰晚年方用力於根本豈知朱子事事從心上理會歷數十年如一日但陽明從心空處著力朱子從心實處用力此爲殊途耳且細玩朱子此數語便見朱子小心翼翼如臨淵谷氣象一切道理都自胸中流出自有心管身身依心形性渾融一致之妙非體驗自家身心有得不能知朱子徹表徹裏總此道理灌注也願學者詳味之

朱子因言及釋氏而曰釋子之心卻有用處朝夕汲汲不捨所以無有不得之理今公等學道安得似他此心元不曾有所用逐日流蕩放逐如無家之人悠悠漾漾似做不做從生至死忽然無得而已有謹飭不妄作者亦貪冥如此其心亦無所用只是閑慢過日若是汲汲用功底人自別他那得工夫說閑語精專懇切無一時一息不在裏許思量一件道理直是思量得徹底透熟無一毫不盡今公等思量這一件道理到半間不界便掉了少間又看那一件如此沒世不濟事若真箇看得這一件道理透入得這箇門路以之推他道理也只一般公等每日只在門外走

所以都無入頭處不濟事又曰學道做工夫須是奮厲警發悵然如有所失不尋得則不休如自家有一大光明寶藏被人偷去此心肯放捨否定是追尋得了方休做工夫亦須如此

又曰某舊時看文字極難諸家說盡用記且如毛詩那時未似如今說得如此條暢古今諸家說盡用記取鬧時將起思量這一家說得那字是那字不是那一家說得那字不是那字是那家說得全是那家說得全非所以是者是如何所以非者是如何只管思量少間這正當道理自然光明燦爛在心目間如指諸掌今公們紐捏把攬來說都

記得不熟所以這道理收拾他不住自家也使他不動敬子云而今每日只優游和緩分外看幾徧讀幾徧意思覺不同曰而今使不得優游和緩須是苦心竭力下工夫方得那優游和緩須是做得八分九分成了方使得而今便說優游和緩只是泛泛而已這箇做工夫須是放大火中煅煉熔成汁瀉成鋌方得今只略略火上熁全然生硬不屬自家使在濟得甚事須是縱横舒卷皆由自家使得方好今學者所以不得力只是不熟

又曰濂溪二程横渠們說話無不斬截有力語句自是恁地重看得寬緩無力者只是心念不整肅所以如此緣心

念不整肅所以意思寬緩都湊泊那意思不著說從別處去須是心念整肅看教他意思嚴緊說出來有力四方八面截然有界限始得

又曰讀書之法只要落窠槽今公們讀書盡不曾落得那窠槽只是走向外去思量所以都說差去

問學者曰今公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久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曾做工夫若不是主靜便是窮理只有此二者既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閑坐而已如此做工夫豈有長進之理佛者曰十二時中除了著衣喫飯是別用心夫子亦云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須是如此做工夫方

得公等每日只是閑用心問閑事說閑話底時節多問緊要事究竟自己底事時節少若是眞箇做工夫底人他自是無閑工夫說閑話問閑事聖人言語有幾多緊要大節目尤緊要

又曰不待接事時方流入於私欲只那未接物時此心已自流了須是未接物時也常剔抉此心教他分明少間接事便不至於流上蔡解爲人謀而不忠云爲人謀而忠非特臨事而謀平居靜慮思所以處人者一有不盡則非忠此雖於本文說得大過然卻如此須於此處常常照管得分明方得

又曰只守得塊然底虛靜雖是虛靜裏面黑漫漫地濟得甚事所謂虛靜者須是將那黑底打開成箇白底教他裏面東西南北玲瓏透徹虛明顯敞如此方喚做虛靜

或問左傳疑義朱子曰公不求之六經語孟之中而用功於左傳所謂棄卻甜桃樹緣山摘醋梨天所賦於我者如光明寶藏不會收得卻上他人門上教化一兩錢豈不哀哉只看聖人所說無不是這箇大本如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不然子思何故說箇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三句是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化皆從此出人若能體

察得方見得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胸襟流出不假他求某向嘗見呂伯恭愛與學者說左傳某嘗戒之曰語孟六經許多道理不說恰說這箇縱那上有些零碎道理濟得甚事伯恭不信後來又說到漢書若使其在不知今又說到甚處想益卑矣宜爲陸子靜所笑也子靜底甚高只是下面空疎無物事承當伯恭底甚低如何得似他又曰人須是於大原本上看得透自然心胸開闊見世間事皆瑣瑣不足道矣又曰每日開眼便見這四箇字在面前仁義禮智只趯著脚指頭便是這四箇字若看得熟於世間道理沛然若決江河而下莫之能禦矣若看得道理透方

見得每日所看經書無一字一句一點一畫不是道理之流行見天下事無大無小無一名一物不是此理之發見如此方見得這箇道理渾淪周遍不偏枯方見得所謂天命之謂性底全體今人只是隨所見而言或見得一二分或見得二三分都不曾見那全體不曾到那極處所以不濟事

以上沈僩錄

朱子因言以下八段皆是教人做工夫步步著緊者如云無一時一刻不在裏許奮勵警發悵然如有所失又云正當道理光明燦爛在心目間如指諸掌又云須是

心念整肅看教他意思嚴緊說出來有力又云讀書之法要落窠槽又云常剔抉此心教他分明此數條是用功入微處學者當依此體驗乃知朱子一片婆心流露字字句句各有指歸絕非向外用心也至末段直是朱子自寫胸中道理非深體味之不能見蓋朱子是時道德純熟滿腔子都是道理充足如天下至聖充積極其盛發見當其可地位一切經書中文義道理總在朱子胸中隨所寓目卽是道理流行於行閒絕無語言文字之迹一切天壤閒名物道理總在朱子胸中隨所感觸卽是道理流行於事物絕非形象方名之麤所以然者

惟朱子見那本體到完全極至處大學所謂至善中庸所謂天性實實在這裏無所不包故即心即經書即事物總是一箇道理流布洋溢無有內外無有彼此渾身都在道理中也孟子而後惟周程張朱到得此境自朱子後並無一人見到此學到此者不失偏空便失麗雜有如是精麤一致渾然無迹者乎攻朱子者不研究到此宗朱子者亦不研究到此紛紛口舌何能損益聖學之萬一哉

又曰橫渠言至之謂神反之謂鬼固是然雷風山澤亦有神今之廟貌亦謂之神亦以方伸之氣爲言爾此處要錯

綜周徧而觀之伸中有屈屈中有伸便看此意伸中有屈如人有魄是也屈中有伸如鬼有靈是也

又曰某煞有話要與諸公說只是覺次序未到而今只是面前小小文義尚如此理會不透如何說得到其他事這箇事須是四方上下小大本末一齊貫穿在這裏一齊理會過其操存踐履處固是緊要不可間斷道理大原固是理會纖悉委曲處也要理會制度文爲處也要理會古今治亂處也要理會精麤大小無不當理會四邊一齊合起功夫無些罅漏東邊不見得西邊須見得這下見不得那下須見得既見得一處其他處亦可類推而今只從一處

去攻擊他又不曾著力濟得甚事如坐定一箇地頭而他支脚也須分布擺陣如大軍厮殺相似大軍在此坐以鎮之游軍依舊去別處邀截須如此作工夫方得

因建陽士人來請問朱子曰公們如此做工夫大故費日子覺得今年只似去年前日只似今日都無昌大發越底意思這物事須教看得精透後一日千里始得而今只泛泛在皮毛上理會都不曾抓著那癢處濟得甚事做工夫一似穿井相似穿到水處自然流出來不住而今都乾燥只是心不在不曾著心如何說道出去一日便不會做得工夫某常說正是出去路上好做工夫且如出十里外既

無家事炒又無應接人客正好提撕思量道理所以學貴時習到時習自然說也如今不敢說時習須看得見那物事方能時習如今都看不見只是不曾入心所以在腮下看才起去便都忘了須是心心念念在上便記不得細注字也須時時提撕經正文在心也爭似而今都只在那皮毛上理會不曾抓著癢處若看得那物事熟時少間自轉動不得自家腳才動自然踏著那物事行又云須是得這箇道理入心不忘了然後時時以義理澆灌之而今這種子只在地面上不曾入地裏去都不曾與土氣相接著

以上不知何氏錄玩語意與沈氏錄同故附之

橫渠一段言鬼神屈伸之理二段三段言窮理極該括
言存心讀書極入微全要看見這物事由是存心窮理
讀書處處有把柄這物事非他即至善即天命即太極
也朱子如此教人猶謂專於訓詁豈其然哉
因論封建曰此亦難行使膏粱之子弟不學而居士民上
其爲害豈有涯哉且以漢諸王觀之其荒縱淫虐如此豈
可以治民故主父偃勸武帝分王子弟而使吏治其國故
禍不及民所以後來諸王也都善弱蓋漸染使然積而至
於魏之諸王遂使人監守雖飲食亦皆禁制更存活不得
及至晉懲其弊諸王各使之典大藩總强兵相屠相戮馴

致大亂僩云監防太密則有魏之傷恩若寬去繩勒又有晉之禍亂恐皆是無古人教養之法故爾曰那箇雖教無人奈得他何或言今之守令亦善曰卻無前代尾大不掉之患只是州縣之權太輕卒有變故更支撐不住僩因舉祖宗官制沿革中說祖宗時州郡禁兵之額極多又有諸般名色錢可以贍養及王介甫作相凡州郡兵財皆括歸朝廷而州縣益虛所以後來之變天下瓦解由州郡無兵無財故也曰只祖宗時州郡已自輕了如仁宗朝京西羣盜橫行破州屠縣無如之何淮南盜王倫破高郵郡守晁仲約以郡無兵財遂開門犒之使去富鄭公聞之大怒欲

誅守臣曰豈有任千里之寄不能拒賊而反賂之范文正公爭之曰州郡無兵無財俾之將有捍拒今守臣能權宜應變以全一城之生靈亦可矣豈可反以爲罪耶然則彼時州郡已如此虛弱了如何盡責得介甫沈僩錄卓錄今附於下王介甫只是刮刷太甚凡州郡禁兵闕額盡令勿塡補且如一州有千人禁軍額闕五百人則本郡不得招塡每歲椿留五百名之衣糧并二季衣賜之物令轉運使掌之而盡歸於朝廷如此煞得錢不可勝計又云也怪不得州郡欲添兵誠無糧食給之其勢多招不得某守南康舊有千人禁兵額某到時纔有二百人而已然歲已自闕供給本軍

每年有租米四萬六千石以三萬九千來上供所餘者止七千石僅得贍三月之糧三月之外便用別擘畫措置如斛面加糧之屬又盡則預於民間借支方借之時早穀方熟不得已出榜令民先將早米來納亦謂之租米俟冬則折除其租米亦當大米之數如此猶贍不給壽皇數數有指揮下來必欲招滿千人之額某申去云不難於招只是無討糧食處又行下云便不及千人亦須招塡五百人雖

聖旨如此然終無得錢糧處只得如此挨過日子而已

又曰居今之世若欲盡除今法行古之政則未見其利而徒有煩擾之弊又事體重大阻格處多決然難行要之因

祖宗之法而精擇其人亦足以治只是要擇人范淳夫唐鑑其論亦如此以爲因今郡縣足以爲治某少時常鄙之以爲苟簡因循之論以今觀之信然

問爲政更張之初莫亦須稍嚴以整齊之否朱子曰此事難斷定說在人如何處置然亦何消要過於嚴今所難者是難得曉事底人若曉事底人歷練多事纔至面前他都曉得依那事分寸而施以應之人自然畏服今人往往過嚴者多半是自家不曉又慮人欺己遂將大拍頭去拍他要他畏服若自見得何消過嚴便是這事難

彭仲剛子復作台州臨海縣理會役法甚善朝廷措置役

法看如何措置終是不公且如鄉有寬狹寬鄉富家多狹鄉富家少狹鄉富家靳靳自足一被應役無不破家蕩產極可憐憫彭計一縣有幾鄉鄉有闊狹某鄉多富家某鄉少富家卻中分富家以畀兩鄉令其均平其有不均處則隨其道里遠近分割裨補令其恰好人甚便之或曰恐致人怨曰不怨蓋其公心素有以信於民民自樂之雖非法令之所得爲然使民宜之亦終不得而變也又有所在利於爲保正而不利於爲保長者蓋保長催稅其擾極多某在紹興有人訴不肯爲保長少間卻計會情願做保長某甚嘉之以爲捨易而就難及詢之士人乃云保長難於保

正又有計會欲爲保長者蓋有所獲於其中所在風俗不同看來只用倍法若產錢滿若干當爲保正外又計某餘產若干當爲保長若產錢倍多則須兩番爲保正如此則無爭又催稅之法頃見崇安趙宰使人倈由子分爲幾限令百姓依限當廳來納甚無擾及過隆興見帥司令諸邑倈由子催稅而責以十限縣但委之吏手是時饑餓民甚苦之恣爲吏人乞覔或所少止七百而限以十限每限自用百錢與吏或欲作一項輸納吏又以違限拒之或所少不滿千錢而趁限之錢則已踰半矣其擾不可言所以做官難非通四方之風俗情僞如何了得

因論保伍法或曰此誠急務朱子曰固是先王比閭保伍之法便是此法都是從這裏做起所謂分數是也兵書云御衆有多寡分數是也看是統御幾人只是分數明所以不亂王介甫銳意欲行保伍法以稽天下坐令之兵不曾做得成范仲達名如璋太史之弟爲袁州萬載令行得保伍極好自來言保伍法無及之者此人有心力行得極整肅雖有姦細更無所容每有疑以無行止人保伍不敢著互相傳送至縣縣驗其無他方令傳送出境訖任滿無一寇盜頃張定叟知袁州託其訊問則其法已亡偶有一縣吏略記大概

又曰某保甲草中所説縣郭四門外置隅官四人此最緊要蓋所以防衛縣郭以制變縣有官府獄訟倉庫之屬須是四面有箇防衛始得一箇隅官須各管得十來里方可諸鄉則只置彈壓之類而不復置隅官默寓箇大小相維之意於其間又後面子弟一段須是著意理會這箇子弟眞箇要他用非其他泛泛之比須是別有箇拔擢旌賞以激厲之乃可此等事難處須是理會教他整密無些罅縫方可

又曰自秦置守尉監漢有刺史郡守如今監司專主按察至漢末令刺史掌兵遂侵郡守之權兼治民事而刺史之

權獨重後來或置或否漢有十二州百三郡郡有太守州有刺史歷代添置州名愈多而郡愈少又其後也遂去郡而為州故刺史兼治軍民而守廢至隋又置郡守後又廢守置刺史而刺史遂為太守之職某嘗說不用許多監司每路只置一人復刺史之職正其名曰按察使令舉刺州縣官吏其下卻置判官數員以佐之如轉運判官刑獄判官農田判官之類農田專主婚田轉運專主財賦刑獄專主盜賊而刺史總之稍重諸判官之權資序視通判而刺史視太守判官有事欲奏聞則刺史為之發奏刺史不肯發奏則許判官自經申御史臺尚書省以分刺史之權蓋刺史之權獨專則又不便若其人昏濁則貽害一路百姓無出氣處故又須略重判官之權

諸判官下卻置數員屬官如職事官之類如此則重權歸一太守自治州事而刺史則舉刺一路豈不簡徑省事而無煩擾耗蠹之弊矣

陳問復讐之義禮記疏穀梁春秋許百世復讐又某書庶人許五世復讐又云國君許九世復讐又某人引魯桓公爲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齊桓公會盟春秋不譏自桓至定公九世孔子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是九世不復讐也此說如何朱子曰謂復百世之讐者是亂說許五世復讐者謂親親之恩欲至五世而斬也春秋許九世復讐與春秋不譏春秋美之之事皆是解春秋者亂說春秋何嘗

說不譏與美他來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美惡人自見後世言春秋者動引譏美爲言不知他何從見聖人譏美之意又曰事也多樣國君復讐之事又不同僩問疏中又引君以無辜殺其父其子當報父之讐如此則是報君豈有此理曰疏家胡說豈有此理又引伍子胥事說聖人是之曰聖人何嘗有明文是子胥來今之爲春秋者都是如此胡問疏又引子思曰今之君子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言當執之但勿爲兵首從人以殺之可也曰盡是胡說子思之意蓋爲或人問禮爲舊君有服禮歟子思因云人君退人無禮如此他不爲戎首來殺你已

自好了何況更望其為你服此乃自人君而言蓋甚之之辭非言人臣不見禮於其君便可以如此也讀書不可窒塞須看他大意

又曰周自東遷之後王室益弱畿內疆土皆為世臣據莫可誰何而畿內土地亦皆為諸侯爭據天子雖欲分封而不可得如封鄭桓公都是先用計指射鄶地罔而取之亦是無討土地處此後王室子孫豈復有疆土分封某嘗以為郡縣之事已萌於此矣至秦時是事勢窮極去不得了必須如此做也

又曰陸宣公奏議極好看這人極會議論事事委曲說盡

更無滲漏雖至小底事被他處置得亦無不盡如後面所說二稅之弊極佳人言陸宣公口說不出只是寫得出今觀奏議中多云今日早面奉聖旨云云臣退而思之云云疑或然也問陸宣公比諸葛武侯如何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武侯當面便說得如說孫權一段雖辨士不及其細密處不知比宣公如何只是武侯也密如橋梁道路井竈圊溷無不修繕市無醉人更是密只是武侯密得來嚴其氣象剛大嚴毅

以上沈僩錄

問或言今日之告君者皆能言修德二字不知教人君從

何處修起必有其要朱子曰安得如是說只看合下心不是私卽轉爲天下之大公將一切私底意思盡屏去所用之人非賢卽別搜求正人用之問以一人耳目安能盡知天下之賢曰只消用一箇好人作相自然推排出來有一好臺諫知他不好人自然住不得德明錄

禮刑用專家均鄉富戶通四方風俗情僞明分數用監司一人判官數員好宰相好臺諫此等大綱目是食粟衣布之事極平常極緊要極難安頓得妥學者當潛心焉

庚申朱子七十一歲

書周深父更名序云水之深者淵泂澄濬人莫能測其源
底之所極其或未然則必濬之而後深此理之必然也深
父更名以避前聖其意則已善矣而其所欲名者又即其
字而得夫所以深之之道焉豈不又甚可嘉也哉自今以
往因稱有譽而日有深乎其內使相與遊者以但見其淵
泂澄濬有異於前而莫際其極是則深父之果能爲深而
不負乎此名也夫庚申閏月

按朱子答周深父云大抵人要讀書須是先收拾身心
令稍安靜然後開卷方有所益若只如此馳鶩紛擾則
方寸之間自與道理全不相近如何看得文字今亦不

必多言但且閉門端坐半月十日卻來觀書自當信此言之不謬也玩此書知朱子教深父深之之道有自來矣閉門端坐收拾身心深之之始事也開卷有益深之之繼事也若不收拾身心如何讀書若不讀書如何道理浹洽必遵此言著實用功使方寸之間淵洄瀅澄然後道理凝聚在這裏深父所造不知何如序作於此書之後其亦可與言深之之道者乎

三月辛酉朱子改大學誠意章

按年譜云戊午歲嘗與廖德明帖云大學又修得一番簡易平實次第可以絕筆是日改誠意章午後疾甚不

能與先是已未夜爲諸生說太極圖庚申夜復說西銘甚詳且言爲學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累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玩此知朱子聖學自始至終步步著實全此直理毫無元妙處孔子曰人之生也直原人始生之理本直也朱子臨沒以心與理一所發無私聖人應事直而已矣垂訓人當完全此直理也天以直理生人人以直理全天天人合一之學只此直理以全歸也

夫

甲子朱子卒

按年譜云前夕癸亥精舍諸生入問疾曰誤諸君遠來然道理亦止是如此但相倡率下堅苦工夫牢固著足方有進步處諸生退乃作三書一與子在令早歸收拾遺文一與黃幹令更加勉力且云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及令收禮書底本踵而成之其書界行開具逐項合修條目且封一卷往爲之式一與范念德託寫禮書甲子卽命移寢中堂黎明諸生復入問疾因請曰先生之疾革矣萬一不諱當用書儀乎朱子搖首然則當用儀禮乎亦搖首然則以儀禮書儀參用之乎乃頷之就枕誤觸巾目門人使正之揮婦人勿得近諸生揖而退

良久恬然而逝午初刻也玩堅苦工夫牢固著足八字是朱子一生定識定力至此純熟通明不用著力矣學者不循此進步斷無是處故諄諄以此垂訓即曾子告門人敬子之旨的是孔門正脈覩南安道中光明何恨之言何如也識者自辨之

朱子聖學考略卷十終

七世姪孫朱孫弗芬重校刊